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八

崑山顧炎武寧人撰
成都龍萬有燮學楷

范守已揚譚

國子監南學子書

查過準

古揚州兼吳越而言秦并天下置九江會稽二郡漢武帝分置十三州復為揚州領會稽丹陽豫章三郡共六十一縣後漢揚州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六郡共九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不在其內漢武分置徐州領琅邪東海臨淮三郡楚國廣陵泗水六安四國共一百八縣後漢徐州領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五郡共六十三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俱在部內則今之揚州乃徐州故地不當云揚州也古揚州先在歷陽今和

卷天

晉書十六

州後治曲阿今丹陽最後治建康又治會稽尤與江都無干涉

今揚州地漢初屬淮南國英布死後屬荆國劉賈徙後屬吳國劉濞滅後景帝更名為江都國徙汝南王為江都王武帝更名為廣陵國立子胥為廣陵王領縣四曰廣陵曰江都曰高郵曰平安其北為臨淮郡領縣二十有九曰徐曰取慮曰淮浦曰臨貽曰朐猶曰僮曰射陽曰開陽曰贅其曰高山曰睢陵曰鹽瀆曰淮陽曰淮陵曰下相曰富陵曰東陽曰播旌曰西平曰高平曰開陵曰昌陽曰廣平曰蘆陵曰交平曰海陵曰輿曰堂邑曰

樂陵內四縣屬今揚州射陽鹽濱海陵縣是也嘉靖中
盛儀作維揚志乃曰廣陵固屬縣無考豈漢書地理志
儀未之見耶且以維揚爲志名亦可一喙

王莽改廣陵爲江平後漢復爲廣陵郡劉宋改爲南兗
州北齊改爲東廣州後周改爲吳州隋初爲揚州大業
中改爲江都郡唐武德二年復名南兗州七年改爲邗
州後又改邗州爲揚州立揚州大都督府及淮南節度
府使皆治江都由是揚州之名始在江都矣

今人呼揚子江不知所由名按隋江揚縣有揚子宮遂
名揚子鎮唐改爲揚子縣南唐改揚子爲永貞縣宋復

卷六

江南十六

爲揚子縣後陞爲真州治揚子政和七年賜名儀真揚
子江之名以此

泗州有水母廟又有水母井世謂爲龍母鎮於此井按
禹因淮水不寧鎮无支祁於龜山之下則是水禽非龍
母也

淮安有桃源縣縣內有桃園驛不知所由名唐宋以前
俱無此縣想元以後所置也或以桃源卽桃花源陶靖
節所記者大謬桃花源在常德府武陵西或謂玄德結
義處尤謬園在涿州

揚州府

賦役書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丁甲爲賦稅一以田畝爲定時海內甫平民新出湯火揚州土著僅十八戶已漸復四十餘戶其餘多流寓有軍民匠灶力士校尉馬船戶之屬畢以其業爲籍有司更十歲一清核按其戶口登耗與事產田糧收除之數以審均其徭賦如今甲之賦二等夏徵夏稅秋徵秋糧揚州歲徵夏秋稅糧二十五萬餘石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諸規則甚具貢賦或非任土所有則以新徵其役法則有里甲均徭及雜泛諸役悉倚辦於民當是之時淮南地博衍

卷六

三

凡田土民得以其實自古多沃壤諸塘蕩灘塲歲收種埴之利悉藉以聽民不傾於縣官經費時則靡有旱涸淫溢之災而國初法令嚴察吏靡所緣爲奸於稅糧易供卽賦重而民不稱憊焉然於時興化民孫關保挾諸富家睚眦奏許欺隱田地狀事行徙諸士民於涿州良鄉增興化浮糧二萬石而涿州當揚十屬之一歲賦當其什三率田一頃科糧六石有餘於則壤不均已甚二邑苦偏累矣宣德中令天下沿河南旅湊集處所設立鈔關歲遣御史及戶部官監收船料鈔所催本色錢鈔輸內帑以備賞賚或徵折色銀歸太倉備邊備揚州鈔

關之設自此始而馬政一統於南太僕寺先是種馬未
有定額宏治中以揚州隸江以北論地畝養馬視北面
隸七府例其制以一兒四騾爲羣立羣頭五羣爲一大
羣立羣長在江北率田二頃領兒馬一匹三頃領騾馬
一匹歲免其租入每二歲責納一駒責太僕俵散以備
騎操凡種馬倒死及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而民間苦
養馬甚通州海門地斥鹵興化濱湖之鄉不宜馬故無
免徵田及六安州宣城災乃令通州興化代領養民計
丁授馬馬死至破產鬻子以償芻牧解俵之費不與焉
又其孔亟者也通州代六安養馬八百五十四匹興化代宣城養馬五百四十四匹每十丁養兒馬

卷六

江南十六

四

二十五丁養騾馬自是以後揚州數被水害江儀以南東連泰
州如臯通州海門田濱江者苦江湖侵囓無已時而海
門東北迫巨海海上潮輒漂民廬產江海交侵壤地悉
坍沒乃屢遷縣治於內地以避之自元至元中一徙禮
安鄉編里三十有七已遷於中陽已又遷金沙場所存
里僅十四乃割通州清幹鄉之六里與州民鹵丁錯壤
而處區區殘民遺士以綴旒於荒州艸蕩之中可哀痛
矣江都以北高郵寶應西逼汜光白馬諸湖以一縷堤
爲扞蔽而全湖水皆東注自灣頭連鹽河水東行者時
北注而泰州之下鄉與興化受其殃秋水時至或決防

或溢堤而上諸郡縣壞望皆大澤歲籽粒無復望民幾
魚鼈者數矣而縣官額徵夏秋稅糧不可減於是嘉靖
初海門縣知縣陳誨上疏言海門臨江枕海三面風濤
額有田地十冊八九雖經歷年奏勘多拘原額不蒙開
除致使僻壤窮民不沾聖化包賠年久愈加靠累一遇
徵收啼哭載道竊惟乘除消長理數自然若新墾者既
合增科則坍沒者亦應除豁今以既沒之田徵先存之
賦剝有限之肉歷無窮之差勢誠危急若不早為觸豁
恐窮迫之下致生他變疏上未報 巡撫都御史唐公
龍奏准糧一石折徵銀三錢已又折徵輕價銀一錢五

卷六

江南十六

五

分寬之 先是本府知府鄧支質奏准勘實海門被灘田
地草場一千五頃六十二畝九分應豁糧五千
一百四十九石零題准每米一石折銀四錢嘉靖初唐
公龍又題減一錢與小麥豆每石各折銀三錢雖減折
輕價其實小民望水賄糧十五年知縣吳宗元欽奉
詔書內開各處水衝沙壓田地負累人戶賠納 經具
奏者撫按各官查勘明白引例除豁申呈撫按每石止
征脚價錢一錢五分民困極蘇然縣地續坍幾盡今存
者無幾矣 時興化民張孜等亦以浮糧困累詣闕奏請
詳見後均丈田畝攤其糧於他州縣議者以為紛更病隣禁勿
聽而監察御史錢業 通州人 為通州疏言養馬之害曰臣
按洪武年間取勘地上養馬通州海門濱江邊海中復
孫運鹽河故無派俵馬亦無免徵田糧永樂中六安災
傷暫令替養地鹹水草土不服雖稱種馬並不產苟

瘦損倒死十常八九一經買補動至傾家起解赴京百無一還每年部司文移不過令徵價前往北方收買解俵費用不貲艱苦萬狀是通州民獨善養馬之害朝廷實未獲通州一馬之用也臣請照海門縣先年奏准事例一體除豁先是永樂六年海門縣耆民張暹奏蒙依准除豁如不得已或照徐豐等處通徵折色止將種馬免養以蘇民困兵部尚書張公瓚覆其議於是通州種馬遂罷而興化之民援例上請因并令種馬悉變賣歲備用馬匹仍照所坐本折徵解他州縣如故通州民德錢甚爲立祠祀焉蓋列聖休養生息垂二百年於民瘼靡所不軫念觸租減

折之令無歲而不下卽軍國大計不能盡捐以便民然德意深遠矣今上初承大統深念江淮咽喉重地諸恩恤獨厚三年以養駒累民令變賣輸銀九年以種馬變價太重令諸存留種馬盡變賣卽上馬毋過八兩每歲量徵芻料而通州興化以先蒙觸免故并芻料俱免徵又明年因革淮安壩稅嚴論撫按官查所屬有非稅課正徵而爲無名徵課者盡裁革之十四年興化縣災准以臨清倉米萬六千石抵其兌運二十一年湖大決高郵興寶諸縣被災甚知縣歐陽東鳳上言州縣被水有衆矣未有如興化之盡爲汙池沒及廬舍連三月而

不減退橫日之民莫必其命加以備重之賦其何以堪於是准興化浮糧二萬石永改折邑蓋加意窮民如此是後倭數蹂躪朝鮮沿海所在設備無何而兩宮三殿災大司農帑藏日殫缺上方深居大內艷心於瓊林大盈之事而淮南市滑亡賴以事潛京師諂詣中貴人中貴亦欲從諛上旨以陰爲溪壑地而閩洋權稅之使四出矣二十五年始遣中使權兩淮鹽歲增行鹽八萬餘引供內帑而正鹽大阻語具鹽法志中未幾而儀真無賴徒引羽林百戶馬承恩上請儀真故有工部廠徵商稅裁革日久若遣中官駐紫葢可權稅銀六萬

奇濟大工於是設儀真稅監督瓜儀沿河商稅先是撫起於景泰年間題奉欽准於南京二部分委主事一員駐紮於儀之磚廠凡江南造幣上供者皆集於儀真遇軍民商旅船北上該衙門給帖附運於清源於通津至隆慶四年總河工部准咨爲設處錢糧以濟工程始以磚廠衙門兼權征關稅之務凡客船上河下江過壩者分別長短裁比稅至萬歷九年埠頭將丞等具言巡撫尚書凌容南京工部題革磚廠分司請分委抽稅并開稅革免其由關關稅歸并南河郎中請分委抽稅官所在相望初至民大駭商旅至委貨自亡匿而瓜洲民多逐末倚負販自給驟若托其所爲命罷市鼓譟者累日賴有司調停安輯之顧商旅出途者日寡勢不能取盈乃令坐賈包稅又輒以事株連富人動稱匿稅必盡沒其家貲乃已諸奸徒附從爲羽翼者驟起家鉅萬

輸內帑十一而已其後又以山東礦稅使兼理淮陽船料因盡括郡縣庫藏以輸大內而委官馳傳橫行動挾阻抗明旨爲起喝人情益洶洶焉時巡撫都御史李公鋹巡按御史安公文璧俱疏爭甚力李公尋以忤旨罷去而諸宿猾亡類益自恣無所憚又疏言加增減江船料可八萬江中洲田增料可二十萬上俱可其奏以儀真稅使兼權船料勅南守備監專督洲田事洲田者沿江州縣田坵沒者沙土委積日久漲江中爲沙洲江儀泰興去海遠洲長菱蘆其高阜或可田其在通州海門如臯者近海水鹹鹵多積沙或築埝以禦外潮

而稍樹藝其中性殖穀不長廬故自泰興而上以洲名自如臯而下以沙名舊制蘆田俱輸課工部以供袍服御器及修城陵諸費以主事一員專董蘆政厥

後民田坵沒數多附州民乞於蘆課正供之外約餘地以納坵糧漕撫臣業允其議而虛政以執掌爭之力且南北爭訟民互相爭殺而不顧而海門四遷後沙地悉委中爲崇民所侵據縣士民至詣闕奏而未能復及是而奸徒何以爲利會有旨詰責中使督洲田價急於星火諸佃少洲田者所費墾培工本旣不貲且當頽流奔逸之中此崩彼漲消長不常而責每頃多者價百金

民間卽捐貲產不甚惜世爲子孫無窮之累矣當是之時中貴人搜括利孔無遺筭而太倉錢穀不滿三十萬勢不能供邊儲乃嚴檄郡縣有司民間積逋京庫京賦自六年以內及馬價未完者限一歲內并完以濟邊儲緩急郡縣吏待罪帶徵慮不能復恤民顛 詔詔書猶以不忍加派細民反戒中使毋擾害地方爲諄諄云時都御史李公三材巡撫江北所上疏尤懇切畧言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爲計閣部九卿臺省百執事無不剖心極言而 皇上莫之省也徵權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開集礦明日增某

稅怠玩者褫職阻撓者待罪上下相爭惟爭是問遠邇震駭怨言載道如臣境內千里之區抽稅理鹽蘆政之使棋置星列如捕亂亡加以無賴凶命附翌於虎狼不逞奸徒托名於城社假旨詐財動以萬數破產傾家十人而九至如楚中掘墳得財生者含冤死者被害毒施人鬼莫敢誰何然此輩固不足責也獨念 陛下天托以司牧之任而乃故爲此培克之舉 祖宗傳此亦子之衆而使罹此流亡之慘靜夜清宮試一思之臣知其決不忍且安矣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上憂萬世人亦愛妻孥奈何 陛下欲黃金

高於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 陛下欲使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 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元政不綱黷貨無厭羣小握命橫徵暴求是以萬民不忍共托命於 太祖 太祖是以奮其一劍掃除穢濁受天大寶是以攜得而傳之 陛下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此善鏡者也疏凡三上俱中寢不報蓋是時開采權稅之使遍天下而楚中被禍尤酷不獨淮以南然矣

蘆洲

卷三十六

江南十六

十

揚郡瀕江之有蘆洲者惟通州江都儀真泰興如臯五州縣其通州之洲十六有曰蘆涇沙曰烟墩港曰任港沙曰破團沙曰蘆潭港曰桃花港曰牛路曰韓家港曰暫港曰桃港曰澈港曰周家港曰灰港曰葛家港曰潘灶港曰利家沙又曰青草沙江都之洲十有五曰花園港曰新興洲曰卞家洲曰裕民洲曰保固洲曰永豐洲曰後寧洲曰復業洲曰永興洲曰小新州曰順洪洲曰家家洲曰鞋底洲曰自陸洲曰復業砥柱洲儀真之洲有十曰青山洲曰一戩港曰朱輝港曰舊江口曰鐵鉉港曰馬家港曰黃連港曰新港曰何家港曰儀真衛東

溝洲場如臯之洲十有四曰北沙曰南草灘曰錢家圩
曰短脚圩曰北草灘曰南扒頭曰東北扒頭曰北扒頭
曰三角沙曰張家圩曰楊家圩曰薛家圩曰吳中圩曰
駱駝沙泰興之洲十有一曰蔣家洲曰新河口洲曰新
王洲曰華光洲曰烟墩洲曰姜溪西洲曰姜溪東洲曰
永生老湖曰永生南官洲曰永生三洲曰永生四洲

河渠志

昔者禹抑洪水平九州任土作貢揚州沿於江海浮於
淮泗於時江淮各自爲瀆有道未通沿江入海而入海
達於河也古治國用簡賦取之於王畿無所事漕雖江

海險阻不爲害春秋之際吳王夫差將北伐齊伯中國
於邗江築城穿溝其東北通射陽西北至末口江淮之
通自此始或云北神堰亦夫差所築也注北神堰在楚
州城北五十里
吳於此築堰者蓋淮水
底低溝水高防其泄也是後吳王濞開邗溝因揚州菜
蕪灣通海陵倉及如臯蟠溪漚以諸侯專煮海爲利滄
河通道運海鹽而已三國以後道湮塞水經注所載淮
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
陽固已略焉弗詳隋旣平陳煬帝幸江都乃命尚書左
丞皇甫誕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
至揚子江經三百餘里自此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

瀆入淮矣唐都關中漕江南粟每歲二月至揚州斗門
四月渡淮入汴置巡院發運使於揚子於是刺史齊澣
以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販徙由京
口埭始伊委渠達陽子即今瓜州河以歲先販舟減運錢數
十萬先是漢陳登守廣陵治山陽築塘爲田號陳公塘
晉謝安鎮廣陵之步邱即今邵伯鎮亦築埭溉田民以比於
邵伯甘棠曰邵伯埭其後杜佑決雷陂李襲譽築句城
塘及元和中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復大修陂塘築堰
於高郵洩有餘防不足以通利漕挽旁灌田千餘頃今
所謂平津堰者也宋都汴梁歲漕東南粟六百萬斛於

卷三十六 江南十六

是江淮漕最重太宗時發運使喬維嶽於建安軍剗斗
門二築三堰設懸門積水潮平乃洩之以便漕天禧中
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
載煩於盤剝鉅艦速壞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
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可省
官費數十萬詔從之明年役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
大便利其後漕規寢弛河洩涸日甚宣和中詔發運使
以車畎水運舟舁遣中使按視欲浚運河與江淮概平
或議於盱眙鑿渠出宣化鎮口下發運使陳亨伯議亨
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禪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

至淮數百里人力難浚昔李吉甫廢開置堰曾孝蘊嚴
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
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幸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
暇歸水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爲之
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求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築壩
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壩一以復龍舟堰
於海陵河口作壩一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
瓜州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壩權閉滿浦閘復
朝宗閘在淮安界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於是運舟復
通利紹興初以金兵蹂躪內地詔毀折真揚閘堰及真

州陳公塘無令走運河以資敵用於是揚州灣頭口閘
及道泰白蒲諸堰並決毀顧勢不能遏敵騎旋廢堰以
漫沒民田於禦虜之策末矣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
始言楚州高郵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剏立堤堰
以爲漕洩乃築堰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
達於淮鑿新河自高郵入與化東至鹽城及於海又於
揚州堰鎮剏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徹於江
所經畫甚具漑澤鹵田以百萬頃近日議人江入海兩
水道當以此爲據兩
淮之民賴焉自春秋邗溝之役迄於宋千有餘年河或
通或塞諸堤堰或時廢置不常大較廣陵地高阜西自

盱泗壽春諸溪澗泉潦之水越十四塘注於高寶之三
十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南入江水順流徑直
易泄湖宗宿所謂江集下而河踞高若隄防一決涸可
立而待爲運道梗故以塘潴水以壩止水以澳歸水以
堰平水以涵洩水以閘時其縱閉使水深廣可容舟有
餘則用浸灌以無關運道而止矣且於時黃河未徙而
南宋咸平熙寧中一決鄆州入淮泗耳大決澶州合南
靖河入於淮俱遣使者捍築而塞淮水自楚州以北倚
高家堰爲扞蔽淮獨趨雲梯關下海不闌入於諸湖故
淮南河雖時有汎溢不爲災乃今昔之利害殊焉元置

海道轉運使凡東南漕供仰海運淮揚可復經費一明
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引江帶湖運艘尾銜鱗次進江
以北不事漕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柏叢桂言發淮揚
丁夫五萬會有司督甃高寶湖堤六千餘里以捍風浪
也柏叢桂又言寶應自堤接抵界首沿湖堤屢修屢圯
民苦役無已時開寶應直渠便從之由是就湖外直南
北穿渠四十里築長堤一長與堤等期月而成引水於
渠內行舟蓋以休息民力且令舟行者免沉溺之患於
憂人至矣一成祖擇天下形勝都北平京師百司庶府
衛士編氓仰東南漕粟爲至急永樂中用濟寧州同知

潘叔正言罷海運復元會通河故道又從河故道自開封北循魚臺場場口入會通河南與淮會於是運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用而邗溝爲其要視唐宋時益重矣先是平江伯陳瑄督海運及會通河成命瑄理漕河事瑄旣疏清江涌遂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湖港之湮築高郵寶應白馬汜光諸湖長堤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緯道後康濟河因此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置江口四閘江南增舟由常州西北孟瀆河渡江自運鹽河至灣頭入漕以省瓜州盤剝之費分洩漕水及私載船盛行遂廢又仿宋平水法於運河東岸爲減水牐

洞以限則水勢七尺以下蓄以濟漕水長則減入諸湖會於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漑灌尤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初治邗溝時有欲由滁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瑄以六合多石阻涸輟損舟漲則尤險易爲敗乃決復唐宋故河自淮南抵北通州數千里漕渠皆瑄所經理至詳悉迄於今是賴自此以後黃入淮沙泥墊淤勢漸高於裏河淮入海滋不利時破高家堰而南又決黃入新庄閘黃水內灌而揚州陳公甸城諸塘久寢變附塘民或盜決防種蒔其中諸水悉奔注高寶邵伯三湖汪洋三百餘里粘天無畔每伏秋水發西風駕浪砰訇若雷

鼓舟觸隄輒碎又勢不能無決堤堤決而迤東之田沒
焉甚則衝城郭漂室廬其爲害已劇宏治中黃河大決
原武瀾漫四出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旣防塞諸
決田分黃河使南入淮患稍寧乃奏以會通河餘貫開
復河於高郵堤之東自州北之阮家嘴至張家溝長竟
湖兩岸擁土爲堤椿木磚石之固如河岸行舟內行以
避甓社諸湖之險功成 賜名曰康濟河蓋卽平江伯
瑄所鑿故河也是時洪武中柏叢桂所議開寶應越河
亦湮廢日久正德十六年堤河郎中楊泉言寶應湖極
險當仿高郵康濟河例築越河嘉靖中御史聞人詮員

外范韶按察使仲本屢以爲言事因循不果行而五塘
或修或廢大較不能發長策復舊制爲 國家長遠之
慮或補苴堤閘爲具文已耳嘉靖末塘益廢民請輸官
租爲田然湖積水愈多引而入江不虞涸故運道亦通
隆慶四年黃河決霍鎮淮大潰高家堰水洑洞東注溢
山陽高郵寶應興鹽諸州縣漂室廬人民無數淮揚墊
焉淮旣東黃水亦躡其後決黃浦入淺沙隨水入射陽
湖中膠泥填淤人海路大阻久之乃東漫鹽城之石碇
口及姜家堰破范公堤而出入於海自邵伯湖南奔瓜
儀入江又旁奪芒稻白塔河以去每歲夏秋之交諸郡

縣實土埭城門城不沒者數尺蓋災甚矣萬曆六年
上遣督河道御史潘季馴巡行相視乃申平江伯故書
築堤起五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扞淮東築堤清
江浦沿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自淮至徐築遙縷隄
亘六百里以東水歸漕河暫安惟寶應越河議尚寢十
年湖益洶湧溺舟撫按臣相繼題請給事中陳大科上
疏極言利害議始決以十二年築新堤一道西仍舊堤
加高厚南北建二石閘其明年役成奏聞賜名宏濟堤
於是運船入高郵寶應經兩越河不復苦漂損如異時
然後知建言者之爲利也其後黃勢奪淮入海清口阻

淮水漫泗州城浸 祖陵樹木事聞 上震怒爲譴罷
督河大臣於是議者洶洶有欲撤高堰復引淮入湖淮
揚之民大震恐曰往年潰堰事可鑒今以二十年積滯
之水令建旣而下 朝廷卽以泗爲重顧可使運河決
裂且變二郡億萬生靈盡爲魚耶於是 上再遣科臣
與漕撫臣共勘議始奏言分黃導淮事矣分黃者自黃
家導淮分爲二支趨赤五港灌口注入海以殺黃勢毋
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開積沙數十里又於堰旁若周
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爲預浚入江入海之
路以分洩之而若山陽之裏河寶應之子嬰浦皆可達

廟灣在鹽城則開石碓口興化以東開丁溪河為入海

路鑿江都渚家灣即金家灣二十一年新開以橫絕運

鹽河入芒稻河徑達江其射陽湖已淤久浚罔功則就

歐陽東鳳所開神臺河為深廣之計逾年始定二十五

年奏括帑金五十萬役山東南江北丁夫二十萬計

諸役畢大舉其明秋工告成淮果大出清江口 祖陵

水寢退而泗患寧焉已叙諸臣勞咸賞資進秩有差時

河漕臣各分主一議總河主分黃議然淮實以黃入勢

及碎淤沙而出不以周家橋通塞為增減異時潘中丞

季馴所力持毋輕議高堰意深遠矣 邵伯河故無越河

其險如高寶湖堤數敗及是督河科臣議之業有 旨

允行而分導二大舉未遑也二十八年總河漕尚書劉

公東星申前畫明年邵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塞以來

治河策幾屢變然蓄水惟恐不走至國初猶未甚遠至

於瓜儀則復攔潮通江諸聞於通泰泰興海門則脩江

海諸堰於高寶則仿平津之法而興化為杭稻區乃百

餘年而獨苦水害環三百餘里巨浸以漫衍於腹心其

受無涯其歸無所遏上流而無所回 睹導下流而無所

輸瀉若病蠱然失今不治勢將日深昔害一而利什今

利什而害百不可同年而語矣

諸家治水議不可殫紀其大者無如固高堰復諸塘
疏海口撈淺積修石堤李少師春芳常主固堤復塘
之議與化志載復五塘初議非史定本其序高堰定議曰甚哉前人
之制不可輕變高堰創自漢陳元龍唐宋以來莫之
有改國朝陳恭襄經畫尤詳所恃以障淮泗而捍漕
渠者關係尤重或以爲無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徙
脇淮內灌無論衝決湖堤滄沒下邑其勢以至剽悍
而難制漕挽艱阻所憂不獨在民則變法之過也高
堰築矣十四塘不復猶之無堰蓋西來諸水由天長
六合而下由諸塘以蓄之是則瀉入漕渠以濟運潦

則南注之江一經隳壞西水徑迫三湖漲湖潰堤爲
運道憂烏可不復是陵堰塘閘皆相成以爲運河之
利舊法具存行之在人淮揚之憂其少捍矣乎海口
議則興化令歐陽東鳳建言射陽湖葑泥淤塞勞浸
爲難宜於射陽之旁二十餘里開神臺河自披絲網
以至神臺庄迤北由葫蘆港迤西出朦朧喻口直走
廟灣爲入海要道其後稅給事世祿又疏言興化起
大宗湖由舊官河歷岡門關至石碓五十餘里宜展
開數十丈浚深丈餘則釜底盡傾而附碓者不苦淺
竭可以常俾通流滔滔赴海諸郡縣之昏墊庶有起

乎事勸議未報撈洩積則高郵人王敬之議以爲國
初平江伯理漕運時置平水閘以三尺五寸爲制仍
置淺舡編審淺夫以時撈淺俾無壅塞夫何邇年以
來法久寢敗閘故猶存制不如前而淺夫有名無實
矣未以容土培岸岸日益高河日益塞恃以爲漕之
利而不知爲漕之害也蓋河底高則塘岸轉或弗固
蓄水盛則輸洩時或不及一值久陰水勢騰洶上河
先沒下河繼之遂使膏腴沃壤盡爲魚鱉之區漕舟
阻險亦增損壞宜仿先年規格添修平水閘座酌爲
定制恒存六尺之水水但過格自然下流漸長漸洩

卷六

江南十六

三

水無淹漫責令淺夫專務撈浚艤掉攬泥令幫岸益
厚不許加高河底日益浚深縱遇亢旱亦不虞塞俟
運舟過盡乃放閘洞之水灌下河之水利之大者也
而郭叅政先復守揚時爲砌石堤議曰揚屬河道延
袤二百餘里諸湖所匯巨浸排空所恃者一線之土
堤耳經年潰決之患可爲寒心已議包砌磚石以河
工多事災沴相仍所包砌無幾其餘止用椿板蘆芭
易於朽爛日遭衝刷鮮不崩裂是歲修之功無寧日
而潰決之患無已時也與其歲歲修築費工力於不
貲孰若一勞永逸以保萬全之安除已上石工其餘

應議險要約萬七百餘丈宜行治河官核實盡行焚
砌計歲過運舡七十餘艘議令減裝上宜量帶磚石
其磚議於近河適中處所燒造一應用價值卽於輕賈
處給計歲可帶磚百十萬不數年而工可通完長河
屹立成金湯之固此百世之利也如數君子言皆良
畫或格不行或行而未盡主河渠者亟留意焉
贊曰昔司馬遷從負薪宣房悲瓠子之詩而嘆之曰
甚矣水之爲利害也而作河渠書舊郡志列河渠於
山川蓋其事難言之余在淮南時所聞分黃導淮議
頗詳懼久而湮沒乃次昔人治水之變庶言淮南河

者知所拆衷乃今天下所隱憂而不可測莫大於黃
盡徙而南倘蝕歸仁堤亂淮泗而下湯湯懷山襄陵
將見於他日余未敢深言之也

附議矣然近亦有言其不當蓄者附載其說潘中丞
治水或問有云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堤閘今皆
圯不可不復舉乎庶之日某初至時亦常銳意求復
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上下雷塘相接西去揚
郡城十里水徑奔儀真山吻水開出江西塘皆隸江
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縣其水
亦奔響水開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徵句城陳
公二塘地高阜水俱無源惟籍雨積水小新上下
三塘受觀音閣後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所下之
水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爲
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備此水澆
之則不宜築以塘障其流縱有開座宣洩無幾且冬

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若慮湖漲漫借此塘以障
則諸水皆從陽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知
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未必無
益但民間承佃為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
須盡復償債築堤建開費尤不貲必須大為慮分知
田高之民欲積田莊之民欲築堤建開之費種難於
者多必須添設官兵防守當此勞費災傷種種難於
指辦故馴謂其事尚可緩也又近見江都志載張知
縣寧五塘議曰五塘之議存紳士民每重之然議復
矣旋即議罷矣旋且議復迄今無成說焉余每
詢士大夫及濱塘之父老商之有議復者謂塘之復
有五利焉一曰溉田蓋揚之田西北土膏而脈瘠積
亢陽則禾易佳築塘蓄水則旱不災利一曰濟運
揚當南北咽喉任築塘蓄水則旱不災利一曰濟運
淺而舟濫復塘蓄水或遇淺濫則決以濟漕可芟挽
而北利二曰形勢蓋五塘蟻同阜甚高可以遠
眺而其歐窺又可以伏前者楚葵之破李全高可以遠
禦黃巢皆此地也塘復設有不虞必不敢向而說
我右臂利三曰疏漕蓋淮水由漕南下至淮子河
口與五塘之水相遇淮水南來塘水東合塘之水六

卷五 江南十六

橫過為敵則淮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其勢不得不壅
激而逆走則灌諸湖湖提漲決在所不免惟塘復水
蓄則淮順流而下湖腹常虛而堤不復決矣利四一
日風氣蓋五塘依回於蜀岡之麓營衛相附脈絡相
連塘復則氣有所鍾而不外洩葆靈毓秀必有豪雋
仕於其間者利五有此五利故日復之便其有議不
復者曰塘之復不復可不可余不敢知姑以予之五
利言似皆耳食爾且以句城一塘膏壤九十六百畝
四圍皆山起高可二里許東南一隅可以通烏塔溝
入官河其中又無宿水可蓄不過侯時雨暴集耳天
雨多則田已先潤何藉於塘雨缺塘亦庶幾民田何
賴焉即如說者有可蓄亦不過淮烏塔兩岸耳其餘
固不能以長綆汲而上者以溝岸之田灌漑無幾而
先投九千六百之膏壤孰為勝筭乎上雷下雷無幾而
為此耳惟有一塘之水相汨汨不絕穿中而過倘設一
減水閘少蓄多洩可以灌數千畝余故不敢概論也
其曰濟運者則又謂不諳時務蓋昔之時患在水少
今之時患在水多即二十四年一歲中開涇河開子
嬰開金灣灘慮洩水之不速而又何暇於塘耶即昔

者諸大夫建議甚悉然後先不同時故不得以膠柱
也況濟運之後以意度之竟不可曉蓋漕艘之渡淮
始於正月終於三月五塘即有宿水一决即潰惜則
安得能濶濶三月耶其日形勢尤不可知夫山川設
險有國之利孰不賴之但揚南矜長江北枕三河茲
二險者距真場為犄首即海內號要焉彼岷蜀氏
虜且嚙口技鞭矧茲彈丸泥淖乎如必藉口李全黃
巢之事奚啻守株矣乃乎疏浚之說益為無稽夫淮
子河去邵伯四十里而遙亦安能壅之而北使其潰
堤敗岸耶且淮為四瀆之一使塘水果能與敵是為
巨浸又安能築堤斷流决橫過而不得出耶為此說
者抑且自相矛盾况金轡之决非塘復之年乎風氣
之說此形家言余所未習不敢齒頰但此塘每歲國
租三百今昔之歲會權民田價二十租不可已則必
散派於下塘之民佃不能償則又責棄業之家一便
圖復計必可成且非千金不能供贖費俱所謂不便
也夫奪民之田而棄之又竭民之力而為之徂已成
之業為必不可常之功故曰不復便余聞之遂巡以
謝諸大夫父老其所議復不復存之不可各據一方非
有良策余不能去取其間也姑存之以俟後有議者

卷六 江南十六

三

按二議非不甚便但復塘丑利之說亦必不可易至
區區先年田價取歲租二百金抑未矣今天下不經
諸費何限五歲塘入如大海所濟寧幾但非常
之事得人而任豈直五塘自築城以下迤南諸塘皆
以高修治必毋吝小費毋虞掣肘毋限歲月嚴立規制
以臻成效如苟且塞責旋作旋費而已則不如因循
舊貫毋輕勞人

江都

河

運河在城東南邗溝也漕運志作漕河一統志作官河
又各運河西自儀真江際東行四十里至瓜州鎮
頭入江相界又十五里至楊子橋南自江都縣瓜州鎮
直行三十里亦至揚子橋二河始合東折北行六十里
入仰伯河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界又北行四十里至
界首入寶應湖又北行至黃 接淮之山陽界由清江
於淮

沙河 城東十里 宋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紳岳開沙河 四十里以蓄洩水利自運河通揚子江今廢舊基

有猶

七里港河 城東 扎十里唐長慶中節度使 王番開長十九里以便漕運

淮子河 城東北 十二里方輿勝覽亦云儀徵有懷子河 但不攷其處按疆域圖蓋界於句城陳公二渠

以入運河者也

魏家河 城東北 十五里白陳公塘接 雷塘引水至灣頭入運河

運鹽河 城東北 二十里漢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黃 陵倉及如臯播溪北即運鹽河之始提

壩通泰志云河自灣頭起東行七十里至斗門入州 界又東行百六十里至海安入如臯界又東南行

十里至白蒲入通州界又東行七十里至新塞入海門 界又東行八十里達呂四場其支派通名鹽場皆為運

河

卷十六 江南十六

三

白塔河 城東北 六十里宣德中平江伯陳瑄所築南入 揚子江北際官河連新開大橋潘家河口四開

以蓄洩水漕後廢嘉靖三十年郡守吳公桂芳 開復故道置巡檢司屬兩淮運使以防輿販

新河 城南二里 萬歷二十六年巡鹽御史揚公光訓題 請發貲七十緡檄揚州知府郭光復開浚自南門

二里橋入西向折而南又折而東周 回共六七里經姚家溝入舊官河

伊婁河 城南十里 五里唐開元中奮州長 史齊濟疏清穿伊婁河通運

邵伯新河 城北 三十五里邵伯南五里許日金家灣下 通江先河臣奏准發淮揚帑金三萬有奇奏

工挑浚自金灣 至運鹽河十回里入芒稻河又上 八里入江由山陽與淮水入江之道莫捷於此

邵伯越河 萬歷 二十八年總河劉公東星檄中河郎 顧之鳳於運河東築月堤引行河舟以避湖

險是年 工成

堤

沙母蕩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

井子蕩

在城東北三十五里

南陽蕩

在城東北

按高郵有三十六湖受西山衆流爲諸水之匯浩蕩二三百里其河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存堰之西者曰西上河堰之東者曰南下河北下河以南稍高於北又曰南上河水則西河藉南北河以爲之也旱則南北河藉西河以爲之漑比來水患頻仍皆山下流行緩秋水驟至輸瀉不及田地滄沒職此之故然諸水皆無源易涸三時不雨又不免旱憂議者謂治西上河宜撈淺固堤俾無衝決治北下河宜開子嬰溝今子嬰已浚而郵水不減則海口壅塞故耳大抵高郵

卷六

江南十六

五

諸水盡入於興化諸湖治興卽所以治郵或議於東河塘三塚鎮設牖以防里涸修圈子田堤岸以保固康濟河斯亦治標之一術以餘力兼而舉之可也田乃開康濟河時於民田中鑿渠其田越在河外遂爲越河圈子田中皆膏壤額糧四百餘石若堤岸崩治久之將河復爲湖而新開河之險惡如故也

興化

河

運河

卽運鹽河南接高郵北接鹽城縣

蘆州河

縣東十二里人南溪

車路河

縣東三十里自丁奚場入得勝河

滑莊河

縣北二十五里自海陵溪入精陽

和尚河

縣北五里入新溝

新溝河

縣西北一里自莫家河入平望湖

海溝河 縣東北二十五里入運鹽河

仲家河 縣西北十五里入平望湖

山子河 縣西四里西通海

崩墩河 縣南十五里入運鹽河

白塗河 縣東北巨百二十里入運鹽河

孟家河 縣西南二十七里入海陵溪

義亭河 縣東十五里入得勝湖

院莊河 縣南十七里入海陵溪

橫涇河 縣東北九十里入白塗河

劉家河 縣北七里入平望湖

鳳凰河 縣北三十五里入大踪

蔣家河 縣北三十里入平望湖

運鹽河 縣北三十里入平望湖

得勝湖 縣東十里古名車頭

平望湖 縣北二十四里東南

木踪湖 縣西北四十五里中

吳翁湖 縣北十三里

海陵溪 縣南八里

東溪 縣東一里

褚文漢溪 縣西十里

武陵

卷六 江南十六

津灣

揚子津

城南十五里即揚子橋一名揚子渡舊揚子縣治也

茱萸灣

今名灣頭漢吳王濞

開通海陵倉又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曹

金家灣

即邵角東西灣

按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苦水害者惟邵伯濱湖為甚自邇鑿金家溝開越河輸洩既易隄塘亦固而伏枕可無慮矣前守郭公光復力復小新上下雷三塘建閘費千餘金未幾奸民復盜決防種蒔其中細民難與慮始然亦伺上意所向倘成畫已定申令維嚴設塘夫塘長如舊制或令附塘田高亢者佃灌溉塘即令防守安在其不可復乎哉

卷三六

江南十六

三

儀徵

河

運河

即官河自縣治西南迤東行四十里過烏塔溝入江都界有南北兩溪一通靈潮堰一通揚子江

大橫河

在鑑遠亭沙洲上紹興初郡守左昌詩始開浚以便江紅艤泊者按圖又有小橫河者距大橫

稍東蓋與之對今湮水皆入江

獅子河

在靈潮堰東南故運河也後湮堰南為龍舌灘其西北為西河

十字河

狀如十字其水匯達今為上下口出江

裏河

即今東關內西抵蓮花堰

外河

水自裏河口闌下過濟諸關會大橫河入江

汶河

在縣東十里其水出山澗通官河

堰河舊傳在東翼城外與蓮花池通今在山祠前河水潤處北有歸水河一名澳河

靖安河舊在七都即沙河江溝之險惟樂官山李家港與黃天蕩為最末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宗原請開此河舟人遂免覆溺之患

新河相接有二一新河江黃沙潭入盧宗原開一上新河自董家坡入郡守何洪開

葫蘆套河在攔湖關西其水潮至則盈潮落則減

鑰匙河今二派一派西北行六七里至骨浦直接銅山河一派折而南行里許為上口人於江

懷子河方輿勝覽云真州有懷子河即今帶子港以北灑寬宋向子埋欲於帶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

蘆來地前為此也河西為安撫司壩

伊婁河見江都

新壩河在縣東十里新築城景泰五年築

卷六 江南十六

天

塘

北山塘二塘俱北城濠外一里許左為宋運判所築本為袁知郡所築以

州城山下東西分引港水入濠濬為水櫃以遏截金人免焚掠塘舊有石壩濬水可溉田五百頃全

廢陳公塘在縣東三十里漢廣陵太守陳登鑿此以資濬紫紆九十餘里散為三十六段其

塘西北依山東南而水漢魏間已設是漳唐末轉運時常修築有八百九十餘丈置斗門石礎各一塘溢則引

之濟運宋開禧丙寅北人將犯儀真總轄唐璟決塘水被真之東北莽為巨浸金人登焦家山望之知不可越

遂退氏乃免焚傷嘉定中運判方信孺為璟建祠塘側嘉靖中漕臣建白清修復障廣儲蓄備漕河然塘

久為軍民占用萬餘畝前代石礎悉為民家砧礎砌甃之具凡諸建自悉罷議矣按唐書號敬愛陂縣志謂百

姓受此塘之利句城塘縣東北四十丈南北長一千一愛而敬之因各

百六十又其水南流至烏塔溝南入於劉塘在縣西漕河凡江都河北啖會之水皆會焉

里方山之西靈岩山之東 舊志謂利氏胭脂莊初
塞橫塘堰新安以東水陷今俱軍民佃墾界六合儀真

溝

烏塔溝 見句城塘下

帶子溝 在縣東北十五里

蔣家溝 卽

里舖減 利善溝 縣東南十里舊通

張家溝 縣東二十里

石碓官河側 東溝 縣西南四十里其源至劉塘西入江

港

戴子港 縣東南二十里舊傳陳登常投五龍以開此港

凡五都六都北映陰 麻線港 在縣東三十里

港 縣東南二十里接運河 黃連港 縣東南二十五里

卷三十六 江南十六 无

一綫港

縣西南二十五里與青山港並為

朱輝港

先是漕舟鱗次工外風濤漂損萬歷八年

鐵釘港 縣

南二十五里即 宋珠金沙邊地

閘

羅泗閘 通濟閘 東關閘 攔潮閘 以上四閘先是

部尙書單仁安請因宋張石故址重建清江閘一廣

惠腰隔一南門攔潮閘一以分濟漕挽後廢成化十年

提河郎中建議置儀真外河羅泗通濟響水東閘四閘

通利成化十四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工部員外郎何座重建攔潮閘十

入午漕運都御史張縉工部員外郎何座重建攔潮閘十
縣蘇守一堦御攔潮開迤東至羅泗閘古堤六千餘丈
以便挽運

堰壩

蓮花堰 在縣東舊與官河通今城南塘于水通運河宋

以名堰舊有腰關潮開俱南 靈潮堰 在南門外官河

渡後折廢今但有東關關 忽淦遂各靈潮即今青江關前古漕河也 五壩 南

門一里曰一壩稍南曰二壩又南曰三壩迤東一里

津渡

楊子津 在縣東 東津 在縣東南 滁河口渡 新港口

渡 潮開渡 姜家嘴渡 關廟口渡 三壇廟渡 在俱

南縣 薛公渡 在縣北 新城渡 瓦廟渡 樸樹灣渡

石人頭渡 俱在縣東 花園渡 在縣西 瓜步渡 在縣西 六十里 五

卷六

馬渡 在縣西 黃泥灘渡 在縣西南 建安渡 在縣西南 舊

南唐 杜著於此

沙洲

豬鈎沙 在上都與鐵 珠金沙 在珠金里元將張宏範

將馮都諸與 長風沙 在二都按歐陽文忠集錢鏐攻李

阿木戰處 環椒治國中兵以待環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

上戒嚴周師渡江俶乃益兵使部可遷以兵出瓜步迎

鑿鎮長風 白沙洲 城外濱江地多白沙故名按南

新洲 在縣東南五里江中舊志云安南史及 天寧洲

按儀真水利無大於諸塘運道莫要於諸閘四閘之 制南人剏建備矣江潮傾刷曰漸頽徒及時而繕葺

之存乎其人陳公塘久廢為田膏腴萬畝議者或云
殆不可復果爾則敬愛之名不著於建安水櫃之製
無聞於宋代前哲已試非無良規且東西諸水可引
用灌漑者甚多今之大夫豈無吳起孫叔敖其人顧
坐令地利弗盡豈滄桑更變今昔迥殊抑事掣肘固
不易為耶

泰興

河

龍開河

在城東達永豐鎮

郎莊河

城東南三十里

新河

城西南三十里

小新河

城西南十五里一名磨礪河

卷三十六

江南十六

三

堰

江堰成化十八年揚州府同知李紱至縣聞知縣蔡濯言江水為害議於西南沿江一帶築堤以捍之起保全鄉九都止順德鄉廟港長一萬六千九百餘丈廣三丈五尺高一丈御史方岳記之嘉靖十二年朱篋增築自港廟至過船港計七千六百三十丈田賴以衛民甚利之今廢址猶存

按泰興江堰以捍禦江潮為利與捍海堰等且堰成而田故存者不得混為已灘新漲者不得據為故有非平賦一策乎舊志議開新河為漕河由泰達揚以避圖山漲之險頃遂題改水次蓋河道不直通運而商舡經行為縣民利然上河之水滔滔不禁而通泰運鹽河病矣舉事者務在萬全或預建閘於口岸以

時啓閉庶幾兩利如憚煩費而圖快目前則毋如仍舊之爲便也

高郵州

河

運河

詳見江都

康濟河

在城北亘四十餘里本朝侍郎白公昂築孝宗敬皇帝賜名

開河

舊名運鹽河在州治北遐觀橋下東抵興化縣西通新開河即今赤河也

淤溪河

在州治東南通滌洋湖西抵運鹽河堤

白塔河

在岳廟東南北通連鹽河

城子河

自南門館起東抵各鹽場宋文丞相序云行城子河即此

卷六

江南十六

三

北城子河

在州治東起自南河頭至十里與城子河合

山陽河

在州治東四十五里三梁鎮南通樊墩鎮接江都縣山陽河界北自三梁橋子口入射陽湖達

淮安山

陽縣界山陽瀆即此也

橫京河

在州治東北七十里東通興化縣西注射陽湖

秦蘭河

在州治西六十里自天長野山發源東入武安新關等河

湖

新開湖

在州治西北三里

甍社湖

在州治西三十里通鵝兒白河

平阿湖

在州治西八十里通天長縣銅城河

三湖

在州治西五里按高郵舊志有三湖新志不載按一統志三湖大率自新甍湖而樊良澤其詳耳

王湖 在州治西六十里平河

珠湖 在州治西七十里

張良湖 在州北二十里

石邱湖 在州通西七十里

潑洋湖 在州治南三十里

姜里湖 在州治北五十里

七里湖 在州通北十七里

鵝兒白湖 在州治二十里

武安湖 在州通西南三十里

塘下湖 在州通西四里

卷六 江南十六

仲村湖 在州治東六十里

鼉潭湖 在州通東北九里

郭真湖 在州治東北一百四十里中臨村通鹽城縣河

支泚為郭真也

溪

石梁溪 在州治西自天長縣發源入新開湖 平阿溪 在州治西自天

樊良溪 在州界即古樊良湖

灣

父子灣 在州通西五里 丁家灣 在州治東門外一里 落帆灣 在州

治北二十五里 白水灣 在州東七里

溝

張家溝 在州治北三十里上有巡簡司一陸漫溝 在州

三十里 子嬰溝 在州治北二十四年題請開浚入與化大宗湖

子涇溝 在州治東射陽湖 小京溝 在州治東南六十

觀溝 在州治東四十里 官溝 在州至東五十 第一溝 在州

二十里 第二溝 在州東 第三溝 在州治東四十里

物溝 在治西北 展溝 在州西北 戴家溝 在州西

新溝 在州西 夾溝 在州西北 香溝 在州東 菱絲溝

十五里 蕩溝 在州東 大涇溝 在州東南 小涇

溝 在州東四 斗門溝 在州東北 郁家溝 在州東

港

燒香港 一在州台西北十里通鵝兒白湖一在州東二

岳行官燒 賣菜港 在州西北 吳城頭港 在州治西

馬蹄港 在州東北 茅塘港 在州西 羅家港 在州西

五汊港 在城西 揚絲港 在州西 洋洋港 在州西

黃白港 在州西北 大師港 在州治西 小堰港 在城

三十里 曹軍港 在州北七

蕩

馬家蕩 在州西北 黃林蕩 在州西北 羊馬兒蕩 在

東比十五里 聶里蕩 在州西三十里 收兒蕩 在城西三

運河堤又各漕河堤北迤高郵寶應西迤

開礎壩

減水閘凡十一處 朝宗上下二閘在灣頭 新開閘

在宣陵鎮俱在城北 大同閘在瓜州鎮 通江閘

白塔河口亦在瓜川鎮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亦在瓜川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河開門 石甚 邵伯

瓜州十閘俱在本鎮漕河高江分水數尺各壩為河限使

黃金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邵伯壩俱在城北 又邵伯小壩開南岸下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二港以通江湖之來往各壩以限漕河之水洪武三年設東港壩八西壩七俱永樂九年平治東港八壩為橋木廠正統二年修復八壩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公忱為重修築後十壩成化六年工部主事吳公英移置十壩於壩東十里許

涵洞淺

新廟淺 浪蕩河淺以上各置涵洞一座 頭潭淺 宋家淺

柳青湖淺 東西灣淺以上各置涵洞三座 花家園淺 李家

庄淺 姚家潭淺 吉祥庄淺 江家庄淺南北共十

各置老人淺各長一夫役四十名歲椿木四百株草四萬餘束凡有挑浚專責前各淺老人役為之萬歷二十三年奉工部裁革共用浚夫二百十四名淺夫之役昔以挑浚今以修隄蓋時勢變遷水有盈縮

湖

邵伯湖 城東北四十里 每春夏湖水漲沒民田晉大

湖與 黃子湖 城北六十里 東通 赤岸湖 湖際

新城湖 城西北四十里 東 艾陵湖 城東北四十五里

洋湖 西接高河 齊高帝建武五 大石湖 城東北四

年立 裴塘 屯卽此民以灌田 武五 葑塞湖

白茆湖 城東北四十里 在邵伯西舊建 葑塞湖

米家湖 在城東北 涿洋湖 瓮子湖 俱城東北

雷塘 城西北十五里 塘注水長廣共七里 今皆佃為田 小新塘

在 上雷塘 東北長廣 句城塘 城西三十五里 水山鳥

共 二百餘今佃為田 橫塘 城東四

佃 八里今 鴛鴦塘 城北四

第二港 城東南二十里 第四港 城東南三十里 第八港 城東

五里 華家洋港 城東南十五里 倒流港 城東南十五里 雙港 城

南十 蛄子港 城東四 深港 城南十 馬伯港 南接

北接 里 蛄子港 城東四 深港 城南十 馬伯港 南接

工部 造 材官 劉子 王涉 年 十里港 王橋鎮揚州日

進水深港 城東北四十里 俱通揚子江

古邗溝 詳見 官溝 城東南三十里 南通大 張綱溝

城東五 薔薇溝 城東六 山陽溝 城東北 張家溝

城東北四 七里溝 城東三 煬帝溝 城西北

上五里

港

卷二十六

江南十一

美

溪縣西北四十里 南溪縣南十里 精陽溪縣東北十五里

港

龍樹港縣南撈水泓西處 新莊港縣南十五里 王家港縣南十里

北昌家港縣南五里 沙家港縣南十二里 土橋港縣北十里

南昌家港縣南四里 何塚港縣南三里 賈庄港 竹泓港縣俱

南十里 塘港縣東六里

浦蕩

蓮塘浦縣南半里許東接得勝湖西 烏巾蕩縣西半里

蓮花六十四蕩自蘆州入得勝湖紅蓮十里邑之奇觀 旗干蕩縣東六里

溝

卷六 江南十六

七

瓦子溝縣北一里 杜家溝縣西南十五里 吳家溝縣北三里

干步溝縣北三里 丁溝縣北二里

灣泓

鶴兒灣縣西七里 仇家灣縣北四里 撈水泓南通海陵溪北抵平望湖

在新溝西

碓

石碓賈在浦芙蓉鎮 平望鋪 蘆家壩 大燒鋪 蘭溪壩 界首鎮 共七處

堤

劉堤宋建炎中邑令黃萬頃創即宋史名召興堰曰盤塘日運鹽河日新堰俗稱河塘者是也南接高郵

北抵鹽城南北亘一百五里縣治當其中成化中知縣劉廷瓚下車即修治三載俱成因名劉堤學士錢溥記

堰

捍海堰

縣東百二十里
詳見范文正傳

西堰

縣治西舊係舟楫往來
要處上接市河下通海

今廢

汶溪堰

縣治西北四里東
開寶中建今廢

閘壩

減水閘

一在城南滄浪亭之南
一在城北元武廟之北

蘭溪壩

縣北三十里

蘆

家壩

縣北五里

海口

丁家沙河口

小梅閘

草堰

閘

白駒南北二閘

下通牛灣河

近議興化洩水要道第一廟灣場次石碓口次白駒場廟灣今雖通行但地勢迴遠水行甚緩自射陽九里淤淺萬歷八年曾發帑金八千浚之顧任者匪人

卷二十六

江南十六

三

用罔成効迄今遂以射陽為必不可復非十隅之論乎石碓口隸鹽城縣初議開浚土民譁然蓋一水涸而灌溉無所資海溢而風潮難避揆諸人情良所甚難誠如近議浚舊官河通岡門鎮俾水通流滔滔不絕何虞內涸海溢有時多建閘以隄防之何虞潮至探本之策宜莫逾於此在舉事者善成之耳白駒閘近雖增置但興邑東高西下如倒金諸場海口僅可以洩浮漫之水欲全釜底盡傾勢必不能凡此皆得之目擊非云虛設有饑溺由已之思者盍加意焉

寶應

河

運河

前見詳

濟河

縣西南入衡陽湖

成子河

縣東南

宏濟河

萬歷十三年初次年工成賜名宏濟俗呼越河

衡陽河

縣西南六十里西連涇河

涇河

縣治東四十里

蜺墟河

縣東北百六十里

漳河

縣東南入廣

鹽河

在縣東南

陰隲河

知縣陝隨龍所開

支河

在縣

湖

清水湖

縣城南東西長十二里南北闊

汜光湖

縣治西南十五里東西十里

卷六

江南

三

洒火湖

縣治西南四十

津湖

縣治南六十里東連運河西北會汜

白馬湖

縣治北十五里東西十里

廣洋湖

縣治東南五十里東西

射陽湖

縣治東六十里歲宇紀云濶三十丈長三百里

湖也

今俗呼為射陽湖縈紆可三百里南北狹自固

博支湖

縣東南九十里

梁湖

在射陽

塘

塘

白水塘

在縣西八十五里舊名白水陂一曰射陂宋武

魏將軍鄧艾所築也屯田積谷以制吳人與斯語
伊蒲山破金塘相通既田一萬二千頃後皆廢
茨塘南與白水塘合

溪

海陵溪 俗呼琵琶頭在縣東北
十里西北通射陽湖

瓦溝溪 縣東南十五里東北
入望直港西通澗溝

黃浦溪 縣北二十里廣浦鎮西
東通運河南入海陵溪

安宜溪 縣西南六十里東北入
灑火湖西南接高郵界

凌溪 縣東北十里
入射陽湖

閭邱溪 縣城東南
通清水河

港溝

卷六

江南通

旱

望直港 縣東十五里東南通城子河宋嘉定八年陸塞
知縣賈涉曰望直港與射陽湖通商旋輻湊入

舟航阻絕大為民病因浚之
劉家港 縣東北四十里
入射陽湖

七里溝 縣北
界陶溝 縣東四十里
俗呼哈拖溝 長沙溝 縣東三十里
入射陽湖

入廣洋湖 澗溝 縣東南二十里
通子嬰溝 蒲塘溝 縣西五里
接白馬湖

楊家溝 縣東八十里
三玉溝 縣東六十里
新溝 縣東

五十里通 子嬰溝 縣東南六十里
接漳河 張大夫

廣洋湖 溝 在縣北千里
三里溝 在縣西三里
通運河

澗汀

金釵澗 縣西南七十
里入衡陽湖 赤水澗 縣東南八十
里入灑火湖

魚池澗 縣西南八十
里入衡陽湖 忠心澗 縣南八十里
亦入衡陽湖

上府行者安於遵陸入邑士民其亦尙有永利哉

泰州

河

南運河

州治南東抵通州及冬

西運河

州治西南舊稱吳王湧開江通運至海陵倉

北運河

州治北自北門南東西二壩迤東至西溪鎮一

等場

又東過鹽城縣至新興場

東河

亦不減歲久揮塞成化年間彭福謂浚

濟川河

州治南入如皋縣界通揚

浦江河

州治北自魚行壩而抵與

卷六

江南十六

望

溪

海陵溪

州北八十里入興化境合高郵河入

堰

北堰

州城北四里瀆運河水建炎中移在北門外紹興

直達城

北加祐中守臣王純臣欲

姜堰

州治東四十五里天目山前瀆運河水北至西溪

近南來

莊側宣和二年大水移

開

丁溪開

州治東北

白駒開

州治東北百七十八里以上二日萬歷壬午

按秦州運鹽河以南為上鄉田地無幾其十七皆在東北下鄉每霖潦暴集下鄉輒受滄漫乃漸由諸鹽場出海口水之所趨誰能強之而興化民以為曲防病隣悖矣詢之士人水自運鹽河東來每遇霖雨宜決白塔芒稻二壩以分洩之因閉下河涵洞無令橫溢則尤可掬濟下鄉或當旱年則宜築塞三河塞上河諸涵洞度無為運鹽之梗在相時均節之而已

如阜

河

運河

成化中知縣胡昂浚西扎從揚泰撓縣治向東至丁堰鎮分流入海南折至白蒲鎮入通

卷三十六

江南十六

望

九十九灣河

縣東南六十里相傳龍過成河一名龍脰河北接運河南通揚子江又名通江河今

煙

小溪河

縣西北隔東接運河西通泰興

港

天生港

舊去縣南九十可今在

石莊港

在石莊口海

掘港

縣東一百三十里

灘

鄭公灘

在豐利場宋祐平六年富鄭公代使相判揚州備海寇戰船每環於壩濤鑿灘以避之習水戰

於其

按縣志謂通江河當浚以引江湖入水關風氣增勝且蘇松商艇所往來洵民利也或虞鹽盜出沒為害

要以利多而害少亦何憚焉又小溪河旁田卑下易
澇然亦易涸故難以栽種惟浚之使通運則於旱澇
兩便未稼可登而菱荷魚蝦蒲葦之利亦易致云

通州

河

運河

即運鹽河自柳城萊黃灣東南四百里至州治

西亭河

在州東南一十里通運鹽河人西亭場

金沙河

在州東三十里人金沙場宋兩淮制置使李廷芝鑿成化中重浚

石港河

在分司北二十里通石港場

岸場河

隆慶中開岸場通呂四金東西申及合沙石港諸場也

卷六

江南十六

四

港

狼山港

在州狼山下

堤

范公堤

即捍海堤詳見前

任公堤

在州城西五里宋寶元中建中築長二十里

開

便民開

在州西唐家廟上成化中重建

通濟開

在州白蒲鎮今廢其石猶存

板開

在州墩港界在州一今廢

鹽倉開

在州西門外鹽倉塢上

葉公開

在州南七里任家港口葉家壩上

白蒲開

在州白蒲鎮今廢其石猶存

陸洪開

在州南十里陸洪塢上嘉靖十六年巡鹽御史陳惠建

唐家開

舊為唐家港塢後以爲開去城十里五里隆慶元年知縣鄭舜臣築

按通州有新舊二河舊河自揚泰西來遶城為陸東南入江東北過海門經鹽諸場入海並河田數百萬頃資灌浸百姓利之新河鑿於隆慶二年串呂四至石港諸場直迤丁堰使鹽運不復經通州顧州七里以鑿河洩風氣且鹵潮內灌傷禾稼望興浚故河然弗能奪也郡故有六閘以興水利然通地勢高異於他州縣恒憂旱不憂澇往以壩之為利惟西成北水興二鄉地窪下全洩則數百里之水盡注於江全閉則水源驟發二鄉墊焉故陳司寇謂唐家閘治則利十不治則害十若白蒲鹽倉諸閘固可廢矣捍海堰

翔於張范而任沈繼之乃歲久傾圮牟風潮大作卽漂沒民竈治盡包檉勞運判賞力任增築新堤至今人猶稱包公堤司牧者曷不深維民瘼而以泄泄從事何哉

海門

河

運河

縣治西南西至通州四十里東距呂四場嘉靖辛卯縣東河沒於江知縣趙力思後自儒學東北入

門

十里東入餘東便舍四十里海門縣亦三迂江河亦屢變矣

管運河

在縣城東南龍王廟壩起至利和鎮西壩止南通大江

堰堤

捍海堰在縣治西北自范公堤詳見范公本傳

新堰在舊縣北宋元豐中築藉水以通鹽舟

沈公堤在縣治東北西接范堤宋沈興宗築

新堤萬歷十六年運使判官李瀾知縣姜天麟督造堤外有非字港二濠口大橫口夾港俱通海道

開

西清開在舊縣西清橋南成化二十年巡鹽御史李旺造

減水開在舊縣西北宏治五年知縣徐英造

張先登曰海門新以州土割隸地多與州壤相錯水利大率相類蓋縣南濱江北為鹽河東西運河矜帶瞿竈等港經緯交錯旱則南引江湖北引河水以灌

卷三十六

江南十六

異

沿江河之田潦則仍各洩於江河水不患無歸乃州縣民自相秦越而長民者彼此觀望是以浚治未遑蓄洩不時焉能盡地利乎今誠於縣城南及州城東西二十里各建一開而運河也通鹽河舊有港也責令開浚勿使湮塞則方百餘里盡為膏腴水利之大無逾於此者矣

鹽法考

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萬乘之國終月率男所食千鍾乃使君施令計其鍾釜而給之則百倍歸於上於是齊有渠展之鹽國用富強後世言鹽利者皆助焉

漢初弛山海之禁不領於縣官經費而吳王濞招致天下亡命來煮海水爲鹽以故國無賦而用饒其後卒以謀逆敗元狩中以東郭咸陽孔僅言置鹽鐵官募民因官器作粥鹽官爲牢盆今有煎鹽官廠卽其制敢私粥鹽者鈇左趾沒其器物已罷行無常唐乾元初第五琦變鹽法就山海并近利之地置鹽院藉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煮鹽盜粥者論罪今煎鹽竈戶因此其後海東鹽劉晏主之晏上鹽法輕重之議以爲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出鹽之鄉爲置吏置亭戶收鹽粥商任其所之其去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置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

卷十八

江南十六

七

鹽官得其利而民不知貴而諸道故有權鹽錢商舟所近復有稅錢晏奏罷之商民均利歲鹽利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給焉宋制諸鹽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尙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兩淮鹽行江浙荆湖諸路所謂末鹽者也鹽出於海設竈戶烹熬煎煉而成謂之末鹽卽周官散鹽也若解州出鹽池者得西風水化而成謂之類鹽官鹽也末鹽在楚州鹽城鹽歲煮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鹽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鹽如臯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海州鹽蒲惠澤路安三場歲煮鹽四十七萬七千餘石連水軍口海場十一萬五千餘石久之軍吏困於轉輸舟卒侵鹽雜沙土鹽惡不可食坐鞭笞徒配相繼莫能止而積鹽多露積無屋貯至生合抱木

其上其數莫可較天聖間用翰林學士盛度言於是詔罷官自粥聽入金錢京師權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鹽給之歲增課十五萬其後西事劇募商人輸芻粟塞下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於京而入中者優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後世名商中鹽之法自此始也自唐始權鹽歲天下鹽利裁四十萬緡劉晏增之至六百餘萬緡迨宋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二十餘萬席爲錢幾七百萬緡區區一州當時天下征權之數而尤浮之於鹽利籠取盡矣哉 國朝以鹽課給之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籍以賑民於天下設都

轉運使司者六而兩淮居其一歲課百二十餘萬幾與漕運米直等國初制沿海竈丁俱以附近有丁產者充之免襍役徭給草蕩其罪犯自遷徙以下刑止杖仍發煎鹽其煎辦以下爲率初制引四百斤尋改辦小引半之每丁歲辦小引鹽一十六斤計兩淮鹽歲額引七十萬五千有奇歲終轉運司其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凡竈丁所煎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直錢千優之合用引目運司官以時請於戶部請 內府印造給付乃召商納粟中監量所在米價高下道理遠近爲之則中已出納引請場行支鹽如目鹽出場經批驗

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轉賣各照上所
定行鹽地毋過界若引與鹽雜泛越境賣者同私鹽追
斷商賣鹽已卽所在退引與官偽造引者斬諸監臨勢
要令家僕行商中鹽侵民科者罪如律蓋法令甚嚴如
此然於時商中鹽者引輸銀八分 上所權利甚微而
商利甚厚以總利權抑專擅贍民命而已永樂中令商
於各邊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鹽一引於是富商
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墾田日就熟而年穀屢豐甘
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宣德中施大惠於
天下歲遣御史督視鹽法令各運司查中鹽商年遠事

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米鈔二十錠
優恤之正統初令准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取之竈
丁逃移者鹽課司核寔停其征又令各商守支年深不
得鹽者聽以十分爲率支准鹽四分其六分於山東運
司不愿兌者聽守支諸所爲隱恤商竈甚厚其後如分
爲常股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依次守支之鹽存積者
積鹽在場以邊餉急增價開中越次而放支之鹽也存
積行而常股益艱帶商人可守支數十年老死不得支
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正統十二年以前令兩淮鹽
課以十分爲率存積二分常
股八分以後存積增至四分景泰元年又增至六分天
順中御史李宏請照正統十四年例 儘瓜完存積商

人撥派到場卽支不拘資格常股依次支給不許攙越成化七年以後減存積二分仍作四分正德七年御史朱冠題准七分爲正股邊餉開中三分爲存積收貯在倉非遇緊急不許開中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分也請更其法課輸鹽於運司銀四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鹽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餘萬兩諸商懇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西北商或徙家於淮以便鹽而邊地爲墟粟湧貴石至值五兩時議者屢言虛邊儲而實大倉非計顧歲所增入當數十倍一歲錢穀之數而

縣官支費日煩卽緩急可以支應慮不能損目前厚利以深維邊計欲復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矣洪治中御史馮元中奏言開中邊方引鹽莫肯趨納皆由運司開賣故商人舍遠就近下戶部議令自今各邊招商上納本色糧草如舊制未幾復廢時天子加意於國家盈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政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李東陽言今者鹽法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名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諸臣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弊尤甚因言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

馬者爲夾販 高祖震怒曰我才一行法卽欲首壞之
耶遂置極典此事今皆不敢言 上慨然曰非不敢言
乃不肯言耳於是 下詔言鹽國用所需近年欽賞數
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乃是攬越支賣夾帶私販
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悉住還官自
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勢要無得求討窩占巡
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劾無何
上賓至正德中用事者悉託名討鹽徑自奏中增價發
賣不復遵舊制而鹽法決裂盡矣嘉靖初 上方申飾
鹽法之政令議者紛紛言利事析秋毫而法復一變五

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正引於
各邊納糧草餘鹽納糧運司解部其夾帶多餘者割沒
入官歲增餘鹽銀六十萬兩 正德中御史秦鉞亦言其
餘鹽至是始爲定制 其

後鹽法都御史王伸御史黃國用復請以割沒銀給竈
戶人給二錢有差取鹽一引例開邊報中名工本鹽歲
復增課銀三十萬 餘鹽題准每包五百五十斤內正鹽
二百五十斤加以酌商鹽五十斤并
包索三十斤共二百八十五斤爲正引在邊上納糧草
外餘鹽隨 二百六十五斤赴運司納銀淮南原定價
入錢後減七錢准鹽初定六錢後減五錢 割沒鹽十
七年定鹽法都御史王臣題准淮南每一百六十斤准
北每一百六十斤各納銀一兩近 是時商人於邊中鹽
時割沒外多餘者每斤納銀一分 者引納銀七錢已漸減五錢視初制不啻倍蓰而各邊

穀涌貴不易糴勢要或占中賣窩若斗頭加毫官科罰而吏侵漁之弊諸爲費不資及給引下場或官吏畱難或竈丁額課不辨動經年而不得掣且商業輸餉於邊矣安所得贏羨攜重貲往返數千里外復輸納於運司而有司奉令申嚴非徵完餘鹽卽正引不得下場卽已交鹽上堆而挨單守候非五六年鹽不得行諸行鹽地遼遠涉長江排風浪時有漂損而數十萬之貲本擲之烏有又不能盡防攬載戶之無盜賣耗竊也蓋商億至是而甚於是商遂分而爲三曰邊商曰內商曰水商邊商多沿邊土著專輸納米豆草束中鹽中已所在出給

倉鈔填勘合以資投運司納鹽引官爲平引價聽受直於內商而賣之內商多徽歙及山陝之寓籍淮揚者專買邊引下場支盤過橋壩上淮候掣亦官爲定鹽價以專賣於水商水商係內商自解者什一餘皆江湖行商以內商不能自致爲買引鹽代行官爲總其鹽數航數給水程於行鹽地而販禁焉國初時嚴商人代支之禁及是而諸商名目不一停以停而均逐末利舊制有所不行者勢使之然也引淮南定例每引官價八錢五分准北七錢五分鹽價每銀一兩買鹽一百七十八斤引納銀三兩二錢邊商以賣引得利微復自支鹽出場名河鹽而鹽法都御史鄆懋卿爲請將引鹽淮鹽相兼

掣秤懋卿又奏各場未掣引鹽一百五十餘萬引宜責令通行解納約可得銀百餘萬奏下兩淮大擾徵歛督逼無虛日會御史徐爌上言商人挾貲萬里事出百艱爲國足邊正引之外旣征餘鹽又加以工本割沒可謂厄矣乃一歲之間必取盈百五十萬前鹽有掣無售一時督畢計何從出至於借丁單質引日甚則粥產回籍剝肉醫瘡其困苦已甚夫商人患無貲耳有貲則百貨可通豈能強之必趨於鹽官府出令惟除奸革弊不顧鬻鹽非奸弊也則亦莫如之何矣隆慶中御史孫以仁又言鹽引之滯塞價之減削始由於工本之帶加而致

也今欲以河鹽淮鹽兼掣疏通則內商淮鹽日漸壅塞邊商引日日益阻隔蓋邊商之引必得內商接買而後行緣以內而國課外而軍餉一身未能兼供按年報中數年守支顧此未免失彼是以盡西北之旅報中以籌邊聚東南之商分撥以供課視國初鹽法迥然不同令以河鹽隨到隨掣內商守支日久不得趨利或別圖改業况夫堆鹽山積其誰肯收邊商之餘引以候數年之俟掣又老商隻影於淮上而爲國課之爭先者乎宜停止兼掣爲便於是工本河鹽及都御史所奏清理鹽悉議罷而商困稍蘇今上初卽位鹽法如世廟時制毋

紛更商人亦便習安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靖後割

江西五府

南安贛州袁州臨江吉安

及湖廣一府

永

州行廣鹽臺臣至

累疏力爭不能復顧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速售

且廣鹽既通諸越境私販者不可遏民間無慮皆賤買

私鹽而淮鹽大阻故水商舡往返勢不能無愆期而淮

南鹽歲掣減萬額四之一乃部解餘鹽銀六十萬兩歲

解無用緩則預征於內商以取盈其數至二十年以後

所預征商銀一百五十餘萬始以鹽上堆而征堆鹽征

盡則征在倉鹽久之將商未賣引而征也其後寧夏朔

及島夷內訌以客兵餉費巨無所出始議增寧夏引鹽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五

八萬東征引鹽四萬有奇名加增鹽附單搭掣以佐軍

興旦夕之費而諸宿猾巧為奸利者往往營部扎付援

為例於是有加罰違沒引鹽

違沒者商人領引年遠及印號不明敝引或鹽為火

燬舡沈消折鹽去而引存為沒官引或引道路湮燬引

去鹽存雖有鹽亦不得行為沒官鹽俱禁毋得買補及

是而商赴部請如罰中納之數或以新引配鹽或以

領故引支鹽俱越次超制大率如河鹽及新增鹽類以

舊鹽舊引而告加罰故許令搭掣射利者趨焉而運司

黠猾吏受重賄因得主使官私加罰而盜賣之諸領新

扎者反不與由是眾大銜憤會上方大摧海內商貨因

奏言兩淮復犯引鹽歲久山積遣內臣賣之可得銀數

十萬為大工費二十七年始遣內臣查積鹽勅所駐為

鹽政府焉既至而設官鹽歲久有折盡先定亦有給火
故乃括中積餘銀五萬上之所分委查鹽官四出票許商經賣者
探巨商積鏹累鉅萬者捕鞠治籍其貲以輸卽沿海竈
戶稍殷實無得免久之乃疏掣賣兩淮犯沒八萬餘引
附單搭掣歲輸銀十二萬兩入內帑先是鹽法御史累
疏諫極懇切不報然鹽政內在歲欲取贏於商猶時時
羈縻之而水商行販楚中者受催稅使禍尤慘急則鳥
舉獸散無復有愿買新鹽者嗚呼自代有鹽法以來其
未有若我國家九邊軍實半仰給於鹽課兩淮歲課
百餘萬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出出於竈也以區

區海濱荒蕩莽蒼之壤民穴居露處魑魅之與羣而歲
供國家百餘萬金之課自鈔法壞而優恤爲虛所恃供
課之外商收其餘鹽得銀易粟以餬其口若商不得利
則徒業海上飢無所得粟寒無所得衣是坐斃耳將強
者冒禁公行集衆私販因而推剗甚則盜兵潢池震動
城邑若唐末黃巢王仙芝之類是矣故商不得利之禍
淺而竈不得食之禍深卽如邇者中使一出海上驚惶
焚刈草蕩不顧煎辦官雖多方曲諭亦若之何且商人
皇皇求利今令破家析產備受窘困富者以貧貧者以
死彼所戀舊堆之鹽預徵之課未忍割而徒業若束縛

之急使之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歲增民間百餘萬粟輸九邊以爲兵食者乎卽令桑宏羊畫策恐無救於蕭牆之變矣大都鹽法之本在恤竈在通商在慎任人先朝忠公遠慮之臣其成言具在彭侍郎韶云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竈戶獨甚臣巡視海鹽目擊其苦爲之涕下破屋缺垣不蔽風日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剝泥吸海隆冬寒砭沁骨此淋漓之苦也兼之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熱如湯不敢暫離此煮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煎

煎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場無鹽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身口飄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宜莫如竈戶矣霍僉事韜云國初招商中鹽官之徵至薄而商之利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鬻復取利錢復以長蘆兩浙搭配並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及其轉販不得不增價以市利而鹽益涌貴夫正鹽涌貴則私鹽賤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由也爲救時之策宜莫若令商人多帶餘盈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三引悉輸粟於邊如

永樂之時納糧二斗五升之例其非官引而輒買餘鹽者置重辟蓋官價減則商旅樂趨餘鹽盡收則竈戶可得贏利而士民亦無淡食行之數年則邊儲可足乃以餘積招募游民墾邊地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此百年之利也

中餘鹽於邊策甚善然今益難行矣

李戶部夢陽云國初建

轉運司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督鹽課此於鹽甚重然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運司提舉等官今其官非盡慎選夫人情莫不有欲導之以潔然且慮汚沉導之以汚人奚所不至乎且歲一遣御史初至於法多不甚解脫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復更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五

代矣竊未見其可也誠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仿漢桑宏羊唐劉晏今朝周忱故事令其舉墜剔蠹濬源清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提舉官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用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知者不襲常此之謂乎自後言人人殊不具載乃今所急惟是急召還內使罷之勿遣然後天下事可得而言矣贊曰鹽莢之利所從來矣漢以前擅有郡國言者不甚著唐宋以還置吏畫令而守之幾無遺矣而綱亦少密焉然要亦整齊均調使爲國賴而不爲民病則

義固所以利國朝法令數變寢失其初然未有天子自以爲利者近世爲加罰之說者因計奪於豪右適逢幸而得售其奸遂使鹽政旁出公私困擾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殆謂是乎今大農無終朝計而九邊所仰給安在法蠹利誦而國隨之不待智者知之矣

額鹽數

通州分司駐北石港場所屬豐利馬塘石港掘港西亭金沙餘西餘東餘中呂四爲上十場

泰州分司駐扎東臺場所屬富安安豐梁垛東臺河垛丁溪草堰小海角斜拼茶爲中十場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庚

淮安分司駐扎安東縣所屬白駒劉莊伍祐新興廟灣筧瀆板浦臨洪徐瀆興建爲下十場

行鹽地

江北廬州鳳揚二府滁和二州俱行單鹽淮揚二府行食鹽惟徐州所屬及宿州食長蘆鹽不行淮鹽

江南行單鹽地應天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共五府

湖廣鹽法道所屬行鹽地武昌黃州漢陽長沙德安辰州岳州常德承天荊州襄陽鄖陽十二府靖州一州

江西鹽法道所屬行鹽地南昌九江南康饒州瑞州臨江建昌撫州袁州共九府

河南鹽法道所屬行鹽地開封南陽汝寧共三府

行鹽事宜

近日通行事宜總論中未備者載之

關引

每年冬夏二季起解運司查筭勘會若干道中

鹽若干引正解銀三釐加耗銀三毫差吏解赴南京戶部關領引目解價赴部挂號轉給應天府買紙刷印完日領回收貯架閣庫挨次榜派近議四季起派四季榜派現今遵行

榜派

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准分三十場爲上中

下三等均勻挨次榜派以富安豐梁堞東臺何堞草堰角斜拼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爲上場馬

卷二十六

河南十六

堞

塘西亭新興餘東餘中廟灣掘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溪爲中場筦瀆臨洪興莊徐瀆板浦爲下場每遇投到勘合發付榜派單年上等自巳四中等自丁溪下等自板浦逆派起雙年上等自富安中等自馬塘下等自筦瀆順派起仍分派本折逃亡本邑商人赴場支鹽拆色商人在司領解逃亡聽商自行買補撥引先因淮南引鹽壅滯以致邊引不售御史蔡時昂設法凡遇堆鹽聽掣如一單堆鹽一千引限買邊引八百方准赴掣名謂二八搭派今遵行淮北引自疏通毋庸浪賣

鹽單 商人執引下場之鹽淮南運至白塔河過橋將引投入該巡司積至八萬五千爲一單造冊二本送院一發掣鹽之官一發該司收貯備照課之真單淮北運至安東過壩將引投安東縣積至五萬五千爲一單造單冊如前淮南歲行鹽入單淮北四單謂之單鹽

秤掣 每據運司呈掣之時將具存真單委就近府佐縣佐等官稱掣其稱掣事規每引各認包號插旗一面至二十引而止委官親手掣簽對號提上一引據旗人役帶領上秤卽以一引輕重之數例十九引二

十引完以後照前周而復始

割沒 臨掣時淮南每引以五百五十斤淮北每引以五百六十斤爲則如一引之外多餘鹽五斤以內通將原掣引鹽積筭淮南每一百六十斤納銀一兩淮北每三百斤納銀一兩是爲舊割沒若多出五斤以外卽照邊例夾帶問罪每斤納銀一分是爲新割沒餘銀不足額類卽以割沒湊完補解

解細 專委運司佐貳官將掣過單鹽四單一次開價解細蓋內商之鹽細大賣於水商改小以便裝運謂之解細

京掣 水商已買過解網之鹽抵石灰山關舊聽鹽院
移牒南道復掣放行謂之牒掣萬歷二十二年題革
後水商告復今改於浦子口鹽院歲兩次親赴驗掣
放行

食鹽 食鹽者乃於單鹽內過橋壩之時抽點另堆候
舖戶批引票支買謂之食鹽

恤竈事宜

編審 每五年二次編審江戶定上中下三戶則各場
總催俟照原額選其殷實僉充亦五年一換各總下
竈戶多寡不同或編二十名或編三十名務使竈舍

卷六

江南十六

空

相近草蕩接連事畢造冊備照殘疾年老不堪煎辦
者俱開除寡婦守節子未成立者其夫遺課免辦見
任官以禮致仕者舉人監生及經科舉生員俱照例
優免

折課 舊規水鄉竈戶不諳煎鹽者每引納工本銀三
錢五分解送運司給散竈丁或年終類解戶部正德
七年御史朱冠 題淮水鄉竈戶每引拆銀二錢鹽
課司年終解送運司類解赴部又筦瀆一場地不產
鹽每引折取價銀五分白駒西亭俱辦本色鹽七分
折色五分

鋪 嘉靖六年御史戴金 題准行委御史佑計每
角用鐵三千斤連鑄造工價約用銀二十六兩卽於
運司贓罰和數動支照依時鑄造四方鐵梓共三百
二十一角給與各場貧戶竈丁煎辦歷年久損壞仍
補造給發

賑濟 商人每引上納銀五分存留司庫遇年歲災傷
以爲賑竈之用後因蔡御史議將應納銀每引扣銀
三釐給竈戶工食餘四分七釐惟抵折色給商人折
色者依竈戶應納之銀以應賑之銀抵應辦之課商
竈兩便今遵行之

清理鹽法都御史按會典正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同御
史巡視兩淮旋復取回自後差都御史或以侍郎兼都
御史理之至嘉靖凡五六遣焉其後戶科請罷清理極
論不便三事於是都御史罷不復遣

巡鹽監察御史按會典以監察御史巡鹽自宣德始然
閱數歲一遣旋復取回其後復以巡河御史兼理鹽法
而巡鹽之差遂省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巡視淮浙
長蘆諸司而河渠由濟寧迤北抵張家灣長蘆御史兼
理之由濟寧抵南京兩淮御史兼理之遂爲定制
按鹽課莫多於兩淮而法制屢變徵納愈艱嘉靖十五

年戶部尙書梁材博訪酌行以還中邊之舊兼疏通餘鹽題准正鹽例有引目餘鹽總在正鹽包中不得另立照票與引目相背除河東聽其仍舊外其兩淮鹽斤每包計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定價五錢內二百六十五斤爲餘鹽淮南定價銀六錢五分准北定價銀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二百五十斤定價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五十斤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紹興批驗二所各銀四錢温州批驗所銀二錢山東長蘆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爲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

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爲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定銀三錢五分以上正鹽俱各開邊穀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聽其上納拆價至如餘鹽價銀所在各別照舊運司收銀解部轉發各邊續題准開中引鹽無論常販存積不分淮浙山東長蘆俱照原定價則上納本色糧草

兵防考

揚州故春秋時吳越兵爭之地秦置郡國銷天下兵漢都關中江淮之間爲藩服故兵制略焉晉氏南渡謝元鎮廣陵統北府兵元嘗以五千衆破秦師十萬於淝水

上以揚州爲江左上都稱重鎮唐時制府兵在淮南者
析爲四屯 儀徵方山屯揚州邗江屯泰州新林屯泰
興平江屯每府列爲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
八百人爲下無事則散兵歸農有事則遣將戍守制最
善貞觀後變爲方鎮又變爲廣騎

兵最强其後爲南唐所竊據迨宋南渡後以揚爲邊鎮
有廂禁軍強勇武鋒敢勇雄勝軍之屬而淮南軍爲諸
路最金人數犯揚州韓世忠敗之於江中再敗之於儀
真劉琦敗之瓜州皂角林於時阻淮爲守自廣陵而抵
淮陰爲全淮右臂京口秣陵藉扞蔽故戰守諸策往往

急淮泗而緩江海者亦其勢也 宋制樞密所統九府

四隸侍衛者爲班直隸邊防者爲屯駐隸諸司者爲
役兵隸各州者爲鄉兵崔興之節度淮南選廂禁軍
有材藝者充親軍額親軍卽班直也揚之禁軍有四
曰効忠軍威果軍忠節軍武鋒軍廂軍三曰寧淮軍
裝發軍牢城軍各軍俱有指揮統率之其屯班曰強
勇軍以流亡鹽賊充役武鋒軍以他州軍調撥敢勇
軍以敢勇茶客充補雄勝軍駐寶佑城者武定軍嘉
熙中移屯揚州者遊擊水軍乃御筆立額屯駐揚州
者神武軍乃湯東野出戍揚州者護聖馬軍錢端禮

出戍揚州者雄邊軍趙范以雄邊民兵名充者其他
又有水軍忠節軍保勝軍忠勇軍寧淮軍並隸屯駐
大軍各有統制官一以領其屬其後兵有淮東司江
淮司馬軍司左軍殿前司右軍步軍司郭振步軍司
選鋒軍神武軍軍俱看守城堡者其鄉兵有制勝全
軍客軍民舡部南舡部水軍澳河水軍俱於諸州充
軍總戍揚州者其他如園子奇簇帳部視弩部皆趙
范定額不相統攝又有都府巡司七泰興如臯巡司
各一以分巡要害以固兵柄於土州兵運屯於此此
宋揚州路兵制之大略 明興 高皇帝都金陵時

以維揚圻 近郡丁酉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大元帥繆
大亨元帥張德林鎮之庚子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
諸處樞密院仍命繆大亨同僉樞密院事乙巳以大都
督府經歷陳瓘總制其州軍事自後行樞密院總制官
皆罷而揚州高郵儀徵三衛經屬中軍都督府焉其衛
所之制曰揚州衛指揮使司一其屬經歷鎮撫司爲千
戶所者五五千戶所各統百戶所十鎮撫所一高郵儀
徵衛制如揚州於通泰興化鹽城置守禦千戶所者四
又目鎮撫及千百戶所占諸郡縣犬牙錯處以軍爲
民衛兩軍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各衛俱以十分

爲率入屯種二守城更番迭休均勞逸且耕且守蓋仿古屯營法爲固圉策甚具然於時方國珍張士誠甫擒滅其供賦皆濱海郡人習兵悉航海附倭數引倭寇並內海郡縣始由山東淮北轉掠浙閩粵諸郡至遣使招諭彼國不能止於是上命信國公湯和行視師築海上備倭城籍民四丁調一爲戍兵而如臯掘港始設備倭軍營堡斥堠與通泰所並列矣永樂中左都督劉江大破賊於望海埭倭稍戢然夷終猾獍時時駕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去又貢得宴賜市去復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戮亦滿載而

去無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欲沿海所在防倭嚴而揚子江上自九江下至通州海門數千里江南北遠者數十里近亦十餘里中隔諸州港汊叢雜諸奸俠亡徒竄其中伺間劫掠商旅舡舶往來輒被擄去甚則賊殺公吏不顧在揚州境者黃天蕩孟瀆河其要害也海濱故饒魚鹽其豪不逞者規私販爲厚利張高桅巨舡出沒怒濤駭浪中什伯相聚爲越境興販舡回則因而劫客或黨與自相凌暴剽劫於海嶼中有司者莫可如何蓋利之所集而害生若山礦涉海鹽徒所從來矣自文皇帝遷都北平念南京根本重地於新江設水標

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自九江以抵蘇松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鹽徒出沒聽調兵擒捕益督臣兼綜江海諸務於事權至重是時衛所軍屯者城守操江備倭諸役永樂初始令民運糧儲於瓜洲給軍舡脚價爲兌運於是有運糧軍歲一轉輸京師以爲常正統十四年虜犯順又調揚州各衛所軍分春秋兩班更番入戍名京操軍而卒伍疲甚其後軍政日益廢弛丁壯因課求屯田苦兼并諸隸衛尺籍者率遁逃亡耗居半其僅存著伍亡慮皆枵腹窶人倚月糧以餬其口又不能以時給卽力稍自贍又不能當轉餉更戍無已之役而武弁婪

索之日賸月削也雖歲有清軍勾補及屯政倉政諸令甲甚嚴而弊蠹叢生無由詰衛所軍之不可復駈以卽戎無論淮以南卽天下猶是矣正統中合府州縣招募丁壯爲民兵或名快手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率領操練然民壯祇供公門役使分兵所緝里閭鷄吠及負担輿販而已正德中薊盜劉六劉七齊產明寇齊魯間轉掠河南襄陽所過屠城破邑殺撫臣遂率衆浮江東下泊狼山欲自通泰登岸還山東時總漕尙書張縉督兵扼淮口賊不敢渡乃自通州沂流至九江又下南京往返者三操江兵懼怯無敢近而兵部侍郎陸完調沿

邊諸健卒討之尾賊行駐福山隔江而陳僅移檄往來
通州城甚危夜半忽海颶大作賊舟覆溺死無筭完遣
裨將襲其餘黨盡殲之以捷聞遂奏凱獻俘勒碑銘狼
山上舟人惡焉嘉靖初倭貢使相蜂起爲變蹂寧紹諸
郡縣已倭市舶據海洋不去而中國大猾王直毛海峰
等以財物沒屬倭惡少行海上爲亂王子破黃岩象山
諸邑浙東騷動遂蔓延蘇松間其黨徐海者屯松江柘
林始分掠江北甲寅犯如臯通州海門時承平久場俗
日漸於紛華上下巽懦偷安沿海備不復設猝聞變皆
望風奔潰賊卒不過數百人所至焚燒斬戮荼毒不可

道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
及勞逸客主而用之遠近相傳恐言賊有神不可與戰
率匍伏而受戮縣無城守者毒尤慘先是操江臣以倭
患急勢不能兼理海防軍務朝議於江南北設二巡撫
與提督操江畫地而守揚州三江會口以上操江統之
周家橋以下江北撫臣統之而都御史鄭公曉始以巡
撫兼海防知府吳桂芳爲言自倭犯並海郡縣有城則
守無城則殘破之爲利必矣使寇逾廖舟而謀北海犯
鹽場而南則如臯弗城爲可虞道南江而西舍舟而北
犯口岸則泰興弗成爲可虞風帆西下直抵西市則瓜

州弗城爲可虞况海門僻處東偏爲海寇必由之所弗城爲可恃乎撫臣然其議始奏築如臯海門泰興瓜洲四城逾年城成稍恃無恐乙卯倭猝薄揚州城民斂避不及被殺及溺死者數千人屍斷流焚掠大東門外盡燬鹽堆而去府同知朱衷及高郵衛經歷以率兵禦賊死焉淮南北太震於時衛所軍無所用而各州縣鄉團民兵或時時扼殺倭及嬰城時擊殺之始築東關新城其明年叅將王元伯率所部徐克精銳兵守揚州設伏於鐵柵廠引弱兵轉戰至伏所麾騎兵衝擊倭大破之賊稍戢又劉顯擊破之泗州而遁明年都御史李公巡

撫江北以土兵客兵俱脆弱疏調山西邊兵三千戍如臯明年賊大舉衆分道入遂與海防副使暨諸將伍約曰賊業入海門必入如臯夫江淮根本在鳳泗賊若趨泰興陵窺江都則天長以北震畏亦惟予自督禦咎弗在將更瓜儀漕挽津會西北衿吭抑又陪都之屏輔焉賊若壓黃橋奔泰興西擾卽諸重地危海道遊擊任之二路旣抗賊宜却出富安並海岸東馳我振旅淮安出其不意賊成擒矣畫旣定部署諸將令聲援相犄角於是倭入丁堰鎮趨如臯遊擊岳陞擊敗之已又犯海門鎮副使劉景韶率陸兵追勦盡殲之賊果不敢西掠兩

浙循富安並海隄東出撫臣夜提師至淮城適所調青
沂曹邳兵並集賊猝見兵衆盛大愕靡突騎橫博斬賊
首千餘級賊退據廟灣夜乘風竊舟去亡何而江南倭
據三沙者一千五百餘輩忽犯通州叅將岳陞戰沒
民悼痛甚會副總兵劉顯以禦江南倭寇失利乃渡江
赴援請自瀆諸將欲拒弗納總臣令予率助攻顯感奮
首礮入賊壘壯士乘之賊潰圍走追攻之白駒場又追
及之七竈毛家墩先後俘斬六百餘奪器物無數賊逸
竄海埂爲土兵格殺殆盡於是三沙賊並散殄無遺類
而江淮靖焉自甲寅以至己未五六年間江北橫罹倭

卷三

江南十六

七

禍未有甚於此時以督撫遣臣將佐慘力匡襄而定然
負海千里焚蕩蕭然民被殺慘僵尸如積諸將吏士卒
扞禦死者不可勝數以僅無陷城屠邑至今言倭事者
猶慄慄云自是沿海並增置營戍設將領通州有副總
兵及水營把總掘港有守備大河周橋有把總揚州有
叅將而儀徵守備及三江口把總瓜州營衛總隸操江
如故所統兵或招募土著或以義烏東陽習水戰者充
之自江達海分信地列戰船嚴會哨所在疆屬棋布而
倭以入犯鮮生還懼不窺海者凡三十年其後營兵制
復浸壞而土著兵率豪有力者所詭寄以勢要挾將領

無敢詰臨關則雇丁壯習技者虛應或多蓄傭奴居
恒爲作百役使時囑免其操戍當散餉則盡括以肥已
而什三給之其力能修船官舡及以私舡應募者爲耆
民捕盜諸水兵皆聽役屬率沒其月餉之半爲治舡之
費稍違拂則擅榜掠驅逐之或更爲募補弗以白於主
將弗敢問也浙兵惟驕悍與上著不相能時時擾閭左
細民患之則亡去難控禦蓋白戎政圯而將官非納賄
夤緣無由進多者費千餘金勢不得不取之營伍以償
備貸語云債帥又歲有賂匱交際諸當道主文 役有常
例偏裨將月廩幾何勢不得不尅取之兵又尅取則懼

叢怨則又於隊伍中逃亡 者詭寓其十之一藉虛兵
糧用度而自哨隊伍長以下轉相仿倣以彼此挾怨相
制毋敢發其有律已嚴厚繩下以法則衆喙蜂涌爲蜚
語以聞於廉訪者無何而挂彈劾告影響甚則連名牘
具訴衆爲証而互訐之將官或坐褫職或以飛賊抵罪
後來者益蓄縮畏懦以營伍爲傳舍苟得利以圖復爲
夤緣安望桓桓不二心之臣緩急爲國家出死力者平
江海故多劇盜其黠猾者以所掠餘貲厚賂諸哨舡輒
故縱諸鹽徒亡慮皆其親戚子弟或者捕竄入其中倚
兵舡爲盜販遇詰責則時緝其盜之被勾誘爲役侵者

私鹽之勢單弱及弗輸月錢者以邀功爲得厚賞沿江
海所在皆然而淮南北其著者矣今 上之二十年倭
酋關由專其國山誠若不能制遣二將請止衡長以兵
襲朝鮮之釜山據之屬國告急 上遣帥督兵征之師
少挫遼左戒嚴而倭僞乞封貢爲緩師計比遣使而岸
驚益甚於是天子震怒 令大集郡國之兵若

江南北及東福建俱募兵舡赴援議者謂倭不得志於
朝鮮必分兵內寇矣天津登來淮揚將無所不犯於是
所在增兵置堡嚴戍守如異時然營伍兵皆恇怯甚與
衛所卒無異幸倭不來來卽先亡魄委甲而遁耳知府

卷三六

江南十六

三

郭光復乃申防倭十二議曰修城池繕軍器僉門夫嚴

保甲復副役

凡里甲壯快等巨役外許郡副役一名分二食之半寅習操備補額兵練

鄉兵數壯勇復沙舡留糧餉議各買阻險要諸建議皆

奉文舉行而撫按臣復疏請於江中永生洲添水兵遊

擊一員統南北水兵數千人以上下應援遮南北彼此

之倭疏報可二十五年 上復用言官言以總河臣兼

漕務而江北專設督撫臣治軍務蓋武備稍振焉會關

白倭 時狼狽內顧戰不利遂燔釜山砦柵移輜重兩

去而東征兵漸撤諸所題留馬價鹽課備餉銀戶部以

帑藏計乏雇征解嚴於星火而新增餉科派民間者業

有冒停免顧諸營兵枵腹以待東征兵撤回者俸未易
散團聚海上慮為變當事者益難之矣嗚呼時平而養
兵兵易集而餉不得繼及時急而募兵餉易益而兵不
得精不經挫刃陷城之後未有能先事預防者也善夫
盱郡鄧元錫之論兵制也蓋傷之矣鄧論不為揚州而
發然近事有類故
引以示以為國家分軍民籍而來民力農養兵守城
衛民天下九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於衛兵外復取民
財購民而為兵後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
額而機快徒虛民力不能有所日禦每腹裏盜發輒請
調漢土狼達兵以己難調且至盜輒去而所調兵性

狼戾多暴又黠旅怨曠所過騷動寇劫有司不敢詰將
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放火軍來飯我之謠而縻費不
貲近日征東
兵類此故召外兵以除內寇寇未平而民
已大受其禍矣其後又申嚴保甲自相統轄而要害地
請選兵結砦立墩名備器械共追胥一專之於民國有
事總兵者懼喪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憚失伍當坐
而受誅且營伍久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復
遣獨遣州郡所簽民兵以行卽卒潰死得不報也其最
後國儲殫乏遇有故則各增兵餉兵銀取之民急募
以應難事稍靖則又各革兵減兵餉兵銀藉之以上供

而費出於民者增而不復減也嗚呼國家豢養兵二百
年此其費安由出於民者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
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醵金而
充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申於是盡民而爲兵既盡
民而爲兵矣乃其初畝增稅斂以養衛兵戶醵金以完
民兵者如故曾不一少貸也是爲官兵者既已養之又
從而驕之爲民者既稅斂之又驅使爲兵又驅而貸之
死也其不失也幸哉則知寓兵於農畫地爲守因自然
之 地水之象終百世不與易也其 愷切深至然或
緩難行爲方今計者夫有能之將有制之兵得數千人

卷六

江南十六

齒

焉督重撫臣日置標下而調習之卒有警可調發諸要
害地姑仍其舊汰羸弱嚴哨探使不逞知有所攝亦我
國家所以養兵衛民之意轉弱爲強存乎其人若其守
城說以言方畧按地名以求要害者不可以言知兵故
無載焉

贊曰維揚倭患在嘉靖甲寅以後極矣問之王人官
兵所俘斬倭大半皆脇從華人其魁結者無幾豈眞
脅從其造謀而導之者皆吾人也近時或言海上鹽
徒可以禦倭異乎所聞彼奸盜大魁悍而無義復
死所遇應援趨朝鮮者皆圖餉爲利人與船總不相

雖遇敵則先逃調沙船兵以禦敵者靡不敗識者惜之焉至若釜山之倭以內顧自歸非我力能制其死命而業爲獻俘奏捷沿海備宜其漸撤雖齊民猶知寒心況司樞畫者乎余所述兵防事不能詳悉其次者後之君子亦足以知其意之所存

營岩

標營卽軍門中軍營也舊以鳳揚巡撫兼理督漕運駐紮淮安府而中軍大營則以都司領之萬歷二十六年漕運于總閘分設巡撫於泰州而中軍營仍留於淮因置標營於泰州又謂之內中軍揮廢間將領統其衆原

設官兵七百員名近增一千餘員名

泰州營卽海防道中軍營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入寇題各衛指揮賢能者爲中軍後減至四百九十員名萬歷設海防兵備道駐泰州原設官兵一千二百員名撤其二十五年新增三百名二十八年復裁去八十名止存七百餘員名

通州副總兵府在州城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寇故巡撫都御史鄭曉奏設按察副使爲海防道及叅將爲分守道海防至三十七年倭益甚乃改叅將爲提督狼山等處總兵與海防道相策應統狼山掘港周橋大河守備

把總等官舊額設水道營兵八千餘人今裁減
揚州叅將府初制揚州有守城坐營指揮一員操習馬
步隊正軍其教場在小東門外嘉靖中以倭變增築新
城遂改隸城內於教場右置叅將府設置叅將一人近
多以遊擊代署又名遊擊府因操演水陸軍馬以防外
寇凡衛所等官皆以軍法節制之原設官兵一千人近
照舊

儀徵守備府洪武初議者以地當要害大軍甫經宜建
統帥一秩以臨轄軍衛始權置守備一員於儀徵初以
都督自後或以都指揮或置都指揮感受勅諭宣德

卷六

江南六

六

中嘗裁之成化初復置寄寓於天寧禪寺宏治初始以
馬廠改設守備署焉守備一人於浙江都司外銜舊額
官捕耆兵共六百六十八員名近增減不常

三江會口把總司嘉靖四十二年南京兵科給事中范
宗具題議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圖山河北三江會口每
年防春調取各府州縣健勇二千餘名征銀雇募水兵
防守至四十三年兵部覆水兵內揀選精壯者四百名
分爲二班一班專守江南一班坐委指揮協守江口隆
慶三年都御史吳時來題請三江會口兵部議設
依把總一員統領之額兵七百五員名 欽

瓜州營衛總舊設陸兵與常操民壯各一百七十五名
水兵四百八十六名巡江軍舍八十名大小戰船五十
餘隻萬歷二十六年議增水軍三百名沙舡十隻選指
揮一員統領兵為三大哨一駐沙河港一駐花園港一
駐馬頭為犄角應援之勢其昔年所謂脚斛二行驍勇
則前已一切罷去令其納銀以充兵餉近改儀徵守備
為瓜儀守備督率操防

周家橋把總在泰興周家橋原因兌糧於此每年撥泰
州兵快一百名與彼處民兵一百名防守後因倭變等
海圖篇云泰興周家橋乃沿海衝要之區據守所當先

卷六

江南十六

七

須添設把總堵截海寇遂設把總十員領兵三百復增
百餘又添福兵舡四十餘隻

掘港守備在掘港場東迤海洋五十里為倭寇首登要
地舊惟揚州衛遣指揮千戶防禦嘉靖三十四年倭夷
大舉巡撫都御史鄭曉奏易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
史李遂復奏易守備統東西二營

大河營把總司在海門縣境內初無城堡倭難後巡鹽
御史崔棟題准遂築止場及蘆便倉二堡東西相望俗
名東西場東場堡內嘉靖中設大河把總官一名領兵
千人鎮守萬歷中裁減

狼山把總司一駐扎通州亦設於嘉靖中副總兵中軍所統陸兵為陸營而守備則專管水砦操演水兵之事永生洲遊兵把總萬歷二十五年因倭警及江海寇盜出沒知府李光復議以永生洲中踞大河置遊兵把總統舡兵一萬人南北應援督撫都御史褚公鐵題准以江南北各兵五百名餉亦均出近復題革鎮江叅將并為永生洲叅將

城池論

郡東南新城基磽易摧西北阜高於城可俯而瞰識者慮焉通州江海要害通雖增築石城然止於東南一隅

卷六 江南十六

六

周資於民勞瘁已甚且慮左腋擁腫忘右腋偏枯非完策也若沿海鹹場及海安諸城舊所新建今悉隳壞時平則以為一急之役有事而圖則已晚使前人所殫心畢力以幾得成為幸者而委諸榛莽砂礫不亦惜乎

漕運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其貢道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蓋兼後世吳越之地而為言也春秋南為越北為吳哀公九年周敬王之吳城邗溝通江淮按是時江水由六合流入揚城故曰邗江北則上下雷塘邵伯武安高郵寶應汜光諸湖以連淮漢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築湖入淮西北至末口達六合遂為後世運河之祖

策灣極海陵如皋蟠溪以通煮鹽之利隋煬帝幸江都發兵丁十萬餘開邗溝是時揚子鎮尚臨江蓋前此邗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至是乃唐開元二十五年開自揚子達六合自山陽縣入淮矣伊婁河今瓜州至揚子鎮運河是也時以潤州北距瓜口渡江開江二十五里以達揚子蓋前此揚子臨江至是江徒已遠而瓜州遂與揚子接壤故開此河及作伊婁隸為後世由瓜州渡江之始宋太宗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維岳開沙河四十里即今江都縣東自運河通江之一路也真宗時江淮發運使蔣魁疏真揚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轉運副使吳遵路於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九十以蓄洩水利神宗熙寧七年詔浚真州運河元豐二年詔

卷三十六 江南十六

浚淮南運河自邵伯堰至儀徵凡十四即按邗溝舊達六合入江今六合江口已堙為平沙而邗溝入江則一由揚子橋南入伊婁河至瓜州一由揚子橋西過石人頭至儀徵其揚子橋之北則經府城南門東過鈔關復北至灣頭以達邵伯諸湖至黃浦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運河淺澁委發運使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臣亨伯於真州瓜洲海陵河口作三壩向子諱議於真州太子溝作一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榮莢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所分又於北神門並作一壩灌閉諸浦開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孝宗淳熙十年開真州大橫河以便江元都於燕軍國之需悉仰給於東南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而上故大德泰定之間屢

浚真陽漕河取鈔於鹽商以爲傭直國朝設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令洪武九年甃湖隄以捍風濤十六年重建儀真五壩於清江惠橋南門裏湖牘以蓄洩河水成祖遷都講求河政日益精詳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皆由江入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沁泗順流而過漳御至直沽泝白河抵潞以達於京師命大臣以總理其事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開揚州白塔河等廢在府城東七十里置牘凡四江南糧州府西北過江自白塔河至茱萸灣入漕河以省瓜州盤填之費成化十三年因徒鈔關於灣頭鎖其後河道淤淺久洩漕水且私監從此入江莫可防禦遂廢弗浚鈔關浚舊正統中重築瓜洲十壩成化三年定

卷二十六 江南十六

全

浚儀徵瓜洲二港之例先定義徵填下黃踞淮直河口二港瓜州填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通沙堤潮不登填艇不能待是年始定復建江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浚一次都朝宗上下二牘儀徵羅泗響水裏河減水諸牘宏治中復修通濟新牘濱江攔潮諸牘始盡復宋人之舊而以主事監之嘉靖四年改修瓜州之畱潮牘曰瓜口牘其邗溝交流則通泰諸州如臯泰興海門真化鹽城諸縣餘西呂四安豐石港白駒梁垛劉庄諸場皆有運鹽河蓋自劉濬以至今日其來久矣累朝鹽法御史兼巡河道故由吳公哲李公孟陽而來遞加疏浚焉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八終

